

真正珍宝

第一辑

鲁斯特姆·法拉提 著

美赫燕 田心 译

版权 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益信托

作	者:	
翻	译:	
美	工:	炬池
网	站:	
开	本:	850 x 1168 1/32
字	数:	千字
张	数:	页
版	次:	2025 年 09 月 15 日

目录

祈祷的秘密	1
唯有念记重要	2
痛苦：晨唤电话	3
神圣意志	4
羯磨与恩典	4
真理鼓励，带来欢乐	5
泰姬陵	6
说真话讲策略	7
巴巴独自做工作	9
鸚鵡念神名	10
控制头脑	11
停止争取，开始想念	12
通过恨来记住	13
尼洛·伍尔夫	14
宠狗彼得	16
连上火车头	16
灵性训练	17
和谐	20
婚姻	23
死亡	25
化工厂之战	27
巴巴形体的重要性	41
牺牲	43
神爱	44
经济大师	44
危机即机会	46
神圣淹没	46
减速器故事	48
生活的热忱	49
彻底臣服他	51
强过你的痛苦	52
无限珍宝	53
白幕上的黑点	53

和宝吉捉迷藏	54
成与败	56
消灭自我.....	58
佯装生气.....	59
不应让怒气触及你的心	60
只依赖巴巴	61
平衡业相.....	62
三类生活.....	63
自由与奴役	64
蹈火.....	65
邀请他的恩典	65
想象实在.....	66
刽子手	67
剑师	67

祈祷的秘密

1980年代后期，几乎每个人都会坐信托办提供的大客车去美拉扎德。车从美拉巴德的朝圣者中心，之后在城里稍停，载上那儿的人，让朝圣者去信托办公室，快速处理一下个人事务，之后便直接开往美拉扎德。

有些日子有两车的朝圣者。一般来说，人们下车后，会排队等候跟满德里打招呼。以前不是这样的，但朝圣者人数的增加和满德里人数的减少，最终造成大群的人围着玛妮和埃瑞奇。因为满德里总是对每一个人都很敏感，不想让任何人感到受忽视，他们会试图确保跟每一个人打招呼。最后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排队习惯，以便每个人都有机会跟所有的满德里打招呼。

我站在队里等着问候玛妮·伊朗尼，巴巴的妹妹。关于玛妮，巴巴说他是奎师那时，她曾是他的妹妹须跋陀罗（Subhadra）。对每一个朝圣者，玛妮都给一个充溢着爱的拥抱，虽然这一定让她疲倦。拥抱后她还会跟那个朝圣者聊一会儿，说个笑话，或讲个有趣的故事，玛妮就是这样的性格。

轮到我时，玛妮拥抱我，之后却看着我，很认真地说，“今年我们这儿一直没雨；水情很糟。鲁斯特姆，代表我们向巴巴祈祷，给我们送雨水。”

玛妮的要求让我吃惊，我说，“玛妮，您是巴巴的妹妹，他若不听你的祈祷，那他为什么会听我的？”

玛妮答道，“你瞧，这不适用于祈祷。我给你讲个故事，帮助你明白祈祷的含义。”

“在一间大厅里正在举行宴会。桌子上摆满了你能想象的佳肴。美味食品从世界各地空运而来，供每一个来参加盛宴的人享受。不过，有一个条件强加给赴宴者。每个人的手被缚在身后，另一只手系着一个长调羹。他们可以尽情地吃，但必须遵守这个限制。

你会认为他们会吃得很开心，但情况不是这样。人们很不快乐。长调羹让他们不可能吃上任何东西。调羹因为太长而送不到嘴里，满地洒着食物。人们非常不快乐，因为大厅里的美食只能看，却吃不上一口。

与此同时，另一个房间里也举行着类似的宴会。桌子上摆着盛宴。美味食品从世界各地空运而来。赴宴者也受制于同样的条件。每个人的手被缚在身后，另一只手系着一个长调羹。但这个宴会有所不同，每个人都在享受着佳肴。他们怎样做到这个的？每个人都在用调羹取食，喂坐在对面的那个人。这样，每一个人都很开心并大饱口福。“

玛妮最后说，“祈祷也是这样。当你为别人祈祷时，你的祷告就被回应。”

唯有念记重要

保·纳图（Bal Natu）是巴巴的长期弟子。与其他门徒不同的是，他不跟巴巴一起在美拉扎德生活。巴巴让他找个工作在世间生活。因此他在科都瓦迪（Kurduwadi）做了很多年的学校教师。不过，巴巴给他一个罕见的特权，他任何时候放假有空都可以来伴随巴巴。有 30 年的时间，保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

我感到跟保有缘，因为他也患有跟我的病类似的慢性病，却又不像我，他总是快乐开心，虚弱的身体似乎从来不影响他念记巴巴。

事实上，很多朝圣者甚至从来不知道保身体不好。由于我自己患的是慢性消化系统紊乱疾病，所以我知道病发时想做事有多难。每次你坐下吃饭，都是一种极大的痛苦。胃疼，痢疾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白日整天有一种不断的难受感，病情猖獗时，不适和焦虑会让你的头脑不清，几乎不可能思考任何事情。

自从 1930 年代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后，保的健康一直极其虚弱。此外他还得了几十年的消化疾病，现在又患上阿米巴痢疾，可谓雪上加霜。

我了解到这一切后，问保，“您是巴巴的亲密门徒之一，您对自己的健康是怎么看的？巴巴为什么让您处于这种状态？”

保说，“任何帮助你忆念他的东西，无论多么痛苦或不适，对你都是好的。另一方面，任何阻碍你忆念他的东西，无论从世俗的角度看有多美好或崇高，在灵性上都是有害的。”

保随后又说，“在我与巴巴的一次交谈中（见《与唤醒者交谈》），我向至爱抱怨自己的疾病，巴巴说，‘你还记得你的身体不是那么差、你的健康还可以的那些时光吗？告诉我，你那时对我的想念像现在一样强烈吗？’我不得不承认，健康良好时我想他比较少，因为我对他的依赖要小些。巴巴随后说，‘所以健康不佳对你更好。’”

保笑道，“他不停地想着什么对你好。因此别烦恼，把一切留给他。”保还说，“一个人可以做瑜伽，静心和其它能让头脑感到喜悦平静的事情。但是，更经常的是，自我被强化，这个人会说，‘看，我是多么伟大的瑜伽师，’或者，‘我要比一般人高级，因为我静心。’所以，有些本来是好的事情，比如上述事例，则变得灵性上有害，因为它会制造更大的束缚。”

痛苦：晨唤电话

宝·喀邱瑞（Bhau Kalchuri）是巴巴的亲密满德里之一，巴巴说宝相当于耶稣的约翰。有一次我听见有位朝圣者问宝，“巴巴是神，他为什么不拿走跟随者的痛苦？”

宝回答说，“整个生活都是个幻相，一场梦。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都是在梦中。不是真实的。快乐是一个好梦，一个令人愉快的梦；而痛苦则是一个噩梦，一个不令人愉快的梦。

假如巴巴愿意的话，他能够拿走痛苦，并且换上快乐，但这只是用好梦取代噩梦。那不是巴巴的真正工作。他的真正工作是把人从梦中唤醒。噩梦通常能起到更快地把人唤醒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全世界的巴巴爱者比其他人经历着更多的痛苦。

你一旦成为他的，他的责任乃是把你从漫长的幻相梦里唤醒。你所说的痛苦实际上是他叫你醒来的晨唤电话。”

神圣意志

巴巴把埃瑞奇·杰萨瓦拉称作他的“妈咪”，因为他曾照料巴巴的个人生活。巴巴还把他称作他的朋友，并且说对于巴巴来说埃瑞奇相当于耶稣的彼得。有个朝圣者问埃瑞奇，“如果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归因于神的意志，那该怎么解释谋杀、强奸和盗窃？那不也是神的意志吗？”

埃瑞奇答道：“一切都是神的意志，离开他的意志连一片树叶都不会摆动；但他的意志是什么？我们必须首先弄清这一点。他的意志是羯磨律，简单地说就是‘你做的一切都将回到你身上。’

羯磨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且不可破坏，毫无例外。这是神的意志，整个宇宙都受制于它，由它所支配。那些被谋杀、偷窃或强奸的人，在往世做过类似的行为，并且根据神的意志，受制于羯磨律，因自己的行动而在今生招致了这些事情。”

埃瑞奇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让我用一个故事向你说明这一点。有个国王用法律统治着国家并维持和谐，这些法律由他的内阁大臣在士兵的协助下执行。国法规定偷盗者坐牢，杀人者偿命。

有个村民犯了盗窃罪，被判刑入狱。另一个人犯了杀人罪，他也被内阁议会判处死刑。当这一切发生时，国王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因为大臣们和士兵们负责做这一切，但这仍然是按国王的意志而发生的。

他什么都不做，但他的意志，通过他的律法，统治着王国。神的意志也同样如此。神什么都不做，然而连一片树叶的最轻微摆动都受他的意志所掌控。”

羯磨与恩典

对羯磨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引向这样的问题：人是否能改变自己的羯磨。在一次讨论中，保·纳图讲了下面的故事。

“假设有一个人想去朝圣，需要钱。就到自己开有账户的银行，要求支取 1500 卢比。银行家要他稍等，需要查一下他的账户。查后，

银行家说，‘很遗憾，你只能从账户取 1000 卢比，因为你只有那么多。’

“羯磨就象这样。你只得到应得的东西，这由你的行为所决定，不论好坏，皆作为业相记录在你的账上。你可以称之为命运。

“而如果银行家的儿子去找他，同样要求取 1500 卢比去朝圣，银行家的反应则会不同。他会要儿子至少取 2000 卢比，即便如此，还会担心钱会不够用。

“巴巴的恩典就象银行家对儿子的爱。他不会坚持查看儿子的账户。出于对儿子的爱，他会想给予帮助。巴巴的恩典就象这样。来自过去的羯磨跟着你，但他的恩典则取代羯磨。为了邀请这种恩典，你必须不断地想念他，呼唤他。”

保笑着补充道，“我们就象那个傻儿子，对自己的银行家父亲说，‘爸，我不能取 2000 卢比，因为我的账户上只存了 1500 卢比。’儿子无法理解父亲的爱护。

“同样，我们如果坚持经历自己的羯磨，而不接受巴巴的慈爱恩典，巴巴会说，‘好吧，你要是想通过羯磨，要你应得的，也行。我本想通过恩典给你更多，但既然你想要羯磨，可以。’”

这让我想起保经常笑着引述的这句话：

“阿伽 那 阿卜黑，多 菲尔 卡卜黑 乎姆 玛司特 巴内吉 卡卜黑 那 卡卜黑。”

“即使现在不会，那以后某个时候我们也会变得神醉。”

真理鼓励，带来欢乐

女满德里每个月都会从美拉扎德来美拉巴德一次，参拜巴巴的三摩地。她们到的时间会公布，通常会有一大群朝圣者和工作人员在美拉巴德等着问候她们。

这总是一种特殊时刻，我为能参予而深感幸运。随着女子们唱阿提，三摩地周围的气氛似乎充了电，忠爱满溢。

给巴巴三摩地献花环，诵念祷文和阿提后，女子们会走过去，为

美娒的墓地献花环，接着是巴巴小屋里的担架和巴巴的照片。

之后，满德里会走到铁皮棚，为巴巴的椅榻献花环。接着，她们通常会坐一会儿，问候围聚的每个人。玛妮会分享几个巴巴故事或笑话，给每一个走过来的人一个拥抱和许多爱。

一次从德里来的一位女朝圣者走近玛妮，拥抱她。玛妮问她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女子回答后，提醒玛妮上次的会见（大约3年前）。

玛妮脸上一时显得茫然，随即绽出灿烂的微笑，说，“我记起来了。哦，对对，我清楚地记得和你见面。”玛妮还记得她，女子显然很激动，高兴地走了。

玛妮转过身，开始同另一个人交谈问候。我用古吉拉特语轻声说，“那是个善意的谎言，是不是？从您的表情，不像是你还记得她。”

玛妮看着我，粲然一笑，伸出手握着我的手说，“我说我记得她时，看看那个女孩心里的快乐。任何能让一颗心快乐幸福的事情，怎会是谎言？这在巴巴眼里是真理。巴巴甚至说过，给消沉的心带来欢乐的一个微笑，给沉郁带来希望和喜悦的一句话，如同重大的牺牲和英勇的克己，一样有权被视作服务。真理乃是鼓励人且传递幸福的东西。”

泰姬陵

有一次，玛妮提到讲真话这个话题。“巴巴希望我们总是说真话。但我们不必什么都说，”她解释道。

一次，有个初次来美拉扎德的巴巴爱者。深受巴巴房间的美和气氛所吸引。要离去时，她显得悲伤难过。

见她流泪，玛妮试图安慰她。她告诉玛妮，“玛妮，我不是因为要离开了才哭，是别的事情。”

玛妮说，“告诉我是什么事，或许我能帮上忙。”

她于是对玛妮讲了她的故事。

“你知道，我来印度是我外婆赞助的，但条件是我得去参观泰姬陵，并且描述给她。她一直想看看泰姬陵，但都未能如愿，所以想让我替她

参观该地。我原想在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待几天就去泰姬陵。但这里太美了，我舍不得走。现在该回美国了，我为没履行诺言感到愧疚难受。不敢面对她。”

“就这吗？”玛妮说。“我来告诉你怎么做。”

女孩问，“您要让我说谎？别人这么建议过，我无法对外婆撒谎。”

“根本不是。你不必撒谎。到孟买后，一定要去那里的叫泰姬陵的饭店。那么你外婆问起，就对她说你参观了泰姬陵，它很美。这不是撒谎。”

这位朝圣者感到欣慰。到家后，她给玛妮写信，讲她怎样参观泰姬陵饭店，和外婆听说后怎样高兴的整个经过。还对玛妮的建议表示感谢。

说真话讲策略

埃瑞奇经常谈讲真话的问题。频繁强调，“真话是鼓舞人的东西，”并多次在满德里大厅讲巴巴是如何让他明白这个道理的。

一天他解释说：

“你可以说某个事实，但若在这个过程中，贬低别人，那就不是真话。

“有个朝圣者一次对我说，‘我要是跟人讲真话，没人会喜欢的。’这取决于你的表达方式。说什么和怎么说，你得谨慎。若伤害了别人，就不是真话。因为真话是鼓舞人的。

“假设你看见个丑女，便告诉她她很丑。你说的是事实，但不是真话，因为你伤了她的心。但如果你赞美她，说她心地单纯，面容友善，那就是真话了。

“假如你发现某个巴巴工作者在做错事，或者犯了错，你得非常谨慎地告诉他。假若你只是冲口说出他的错误，他会以怒作答。这是因为他会感到你在攻击他——虽然你没有，他会继续防卫回击。这是任何一个受攻击的人都会做的。

“因此，怎样指出别人的错误，你得谨慎小心。你得友爱，讲策

略。首先，你必须用爱赢取那个人。让他知道你是怎样欣赏他为巴巴做的工作和努力。赞扬他做的一些好事情。问他现在在做什么。等他谈起他的工作，谈到需要纠正的部分时，你便谨慎地向他建议正确的方式。不要提他的错误，而是向他建议另一种选择，让它显得是他的建议，而不是你的。

“这是门艺术，一门神圣的艺术。在巴巴身边就是这样。连最普通的事情也变得困难。这即是灵性训练的含义。”

就这个话题，玛妮最爱引用的一句话是：

以如此的方式行事——不但神被取悦，连魔鬼也不会不悦。

埃瑞奇曾说，“有许多次，巴巴会给我们一个难于执行的命令。为此我们只得使用策略。例如，我们随巴巴旅行时，他会命令我们不得向人透露他的身份。

“所以当有人指着巴巴问我们‘他是谁？’时，我们怎么办？巴巴的命令是不许撒谎，在这种情况下又不能说实话，那我该怎么办？

“我会假装听不清那人说什么，‘抱歉，先生，能大声点吗？’我没有撒谎，而是让人感到我听力不好。

“这人会大声重问，‘那边那个人是美赫巴巴吗？’

“我会再次装作好像听不清。‘你说哪个巴巴？请再说一遍。’

“重复几次美赫巴巴的名之后，这个人会得出结论，既然我不象是熟悉美赫巴巴这个名字，那我们的领队显然不会是美赫巴巴。

“与之同时，大家已走到前面，于是我说声抱歉跑开。伴随巴巴就是这个样子。你不能说，‘不是，那不是美赫巴巴’，那会是个谎言，巴巴是不会喜欢的。

“你们听过有次巴巴半夜命我去给他弄些香菜的故事吗？对，整个集市都关门了，人人都睡了，这时巴巴要我去给他买些香菜。

“巧的是我知道菜贩的住处，但更令我窘迫的是，白天我刚和他大吵一架，因为他用脏水洗蔬菜，或者类似的事情。我曾极强硬地表示这样做不对。现在我不得不半夜三更叫醒这人，要他卖给我一些香菜。

“我到了他家，敲门，终于把他叫醒。他认出了我，很是不快。‘你要什么？’他生气地质问。这时我知道，在一般情况下他是决不会给我香菜的，所以我以十分悲伤的口吻恳求道，‘先生，请帮帮忙。我大哥最后的希望是想吃点香菜。’

“就这样，我没有撒谎，只是制造出我大哥临终的印象。巴巴告诉我们，我们可称他为‘我们的大哥’，唤我时他的最后一个愿望是想吃香菜，因此这不是撒谎。是真话。

“菜贩心想有人就要过世了，就打开店铺，给了我一些香菜，我拿回给巴巴。”

巴巴独自做工作

一天在满德里大厅，埃瑞奇出乎意料地转向我，要我讲讲是怎么来巴巴这儿的。

我说自己曾是无神论者。在工学院读书，跟朋友瑞奥曼·达达禅吉借了几本教科书。去还书时，碰见他母亲荷沃薇。她是那种不跟你谈巴巴，而是直接把巴巴塞给你的人，对我也是这样。

她递给我几本巴巴小册子和几张照片，说，“给你，把巴巴带上。他会解决你的一切问题。”

看见巴巴的照片，我的第一反应是，“好像巴巴们还不够，又一个。”我对荷沃薇给的东西毫无兴趣，但她的性格让我只有顺从的份儿，虽然通常我在捍卫自己的无神论信仰时毫不气馁。

回家途中，我随手翻了几页。被巴巴的几段话迷住了，遂改变主意，不扔这些小册子了——我原打算这么做的。这就是我走向巴巴的开端。

我的故事讲完了，埃瑞奇环视四周，问，“如果荷沃薇不给他介绍巴巴，鲁斯特姆又会怎样？鲁斯特姆今天会在哪里？”

厅里没人回答。埃瑞奇笑着说，“鲁斯特姆还会跟我们大家坐在这里。把鲁斯特姆带来的是巴巴，不是荷沃薇。她只是个媒介，工具。你唯一应该感谢的人，是美赫巴巴。他是你生命中一切事物的促成者。

“有人帮助你时，记着感谢巴巴，而不是那个人。那个人只是媒介，工具。然而，我们忘了感谢巴巴，反而感谢那个人——媒介。情况往往是这样，我们不去忆念万物的创造者，反而想着被造物——这都是因为幻相。”

一名朝圣者抗议，“我们也得感谢那个人的角色，埃瑞奇。”

埃瑞奇答，“假如邮递员来，给你一张一万卢比的汇票，你会感谢邮递员还是给你寄钱者？”他又补充道，“你愿意的话，可以两者都感谢，但首先要感谢巴巴。”

鸚鵡念神名

保纳·图习惯坐在房间内，避开众人耳目。但朝圣者总会找见他，坐在地上听他讲故事。这一天讨论的话题是他的书《与唤醒者交谈》。

一位朝圣者说他感到这些交谈很有力量。但不知道保是否将所写的东西付诸实践。他说他自己和他认识的大多数朝圣者，都发现很难将巴巴的教导付诸实践。

保说，“我给你讲个故事，来解释我的状态。

“一位大师训练鸚鵡念神名。‘罗摩，罗摩’——从早到晚鸚鵡念个不停。有客人来，鸚鵡会大声说，‘罗摩，罗摩，罗摩’——你们知道，这是神的一个名字。

“很快，人们都知道了这个鸚鵡，并怀着敬意谈论它。一天，房子失火，鸚鵡被困。随着火焰逼近，笼中的鸚鵡不是念‘罗摩，罗摩，罗摩，’而是发出一声声的尖叫。

“危机时刻，鸚鵡忘了持神名，而是尖叫起来。我就是这样。”保说完，我们都大笑。朝圣者说，“我想，保，我们都象那个鸚鵡。”保笑道，“我不知道别人怎样，不过我就象那样。”

控制头脑

曼萨丽是生活在美拉巴德的满德里之一。她从1938年起就一直居住在那里。虽然来跟巴巴一起生活时，她唯一希望的是能呆在他身边，但遵照他的指示，她在美拉巴德山上度过了人生的大半光阴，只偶尔得见巴巴。

根据巴巴指示，她甚至从未跨过铁路到下美拉巴德，除非是进城就医，或者拜见巴巴。她有一次说有两样事她不喜欢——煮饭和缝纫，现在却天天做这些。虽然独自住在山上，像个隐士，她却很活跃爱热闹，爱跟来访的朝圣者开玩笑，尽力让大家感觉如在家里一般。

约4英尺4英寸高的她，会高兴地宣布说自己越来越矮。说她等待着，直到矮小得可以装进巴巴的口袋。因为她的身高和泼辣性格，巴巴给她取昵称为“辣椒”。

她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有个奴隶去找工作。并对那些潜在的雇主说他不要工钱，但得让他不停地忙碌。如果主人不能保证他一直有事可做，他就把他吃掉。

“奴隶为许多不同的雇主做事，结果把他们都吃掉了，因为雇主迟早会没活儿让奴隶做。

“没人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个奴隶，所有抱着试一试态度的雇主皆以失败告终，被吃掉。后来，来了一位聪明的雇主。他听人说起这个奴隶，同意雇他。即使当奴隶提出工作条件之后，雇主也同意。他叫奴隶拿把梯子，放在墙边。

“主人随后要奴隶做些家务活，并告诉奴隶工作一做完，就开始上下爬梯子；那就是他接下来的任务。

“奴隶完成了工作，很高兴，现在可以吃掉新主人了，这时他忽然记起雇主给他另一项工作——爬梯子。于是奴隶不停地爬上爬下，直到主人过来，交给他另一些工作。但再次指示他，‘你一做完工作，就接着爬梯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奴隶死去。”

我只得向曼萨丽承认，我没听懂，她便向我作解释。“奴隶是人的头脑，”她说，“被奴隶吃掉的雇主是普通人。聪明的雇主是至师。爬梯子代表念神名。

“常人大多无法让头脑专注，无法掌控，反被头脑掌控。但在至师的指导下，一边履行世俗责任，一边不断地念神名，就会使头脑得到控制，最终安静下来。”

停止争取，开始想念

纳那·科尔是巴巴的早期门徒之一，后来在美拉巴德生活。和曼萨丽不同，他住在下美拉巴德，但每日上山，坐在三摩地外，在朝圣者离去时，给他们发帕萨德。和保一样，他也不是一直和巴巴一起生活，而是常来达善，并在夏季到古鲁帕萨德陪伴巴巴。

许多朝圣者会记得他们第一次到三摩地时，纳那的热情拥抱和“欢迎回家”的微笑问候。纳那一跟你认识，就会问，“你整天想巴巴吗？”

多数人会说诸如“我争取”之类的话。

纳那会慈爱地告诉你，“不要争取。争取不够。你必须想他。巴巴说，‘想我’，他没说，‘争取想我’。”

我感觉这不合逻辑，就同纳那辩论起来。他叫我把《语录》拿来，给他看在哪儿巴巴说过“争取想我”。所以接下来几天，我翻了一遍《语录》，但未找到相关语句。最后，我在艾伦·科恩著《主宰意识》一书中，找到巴巴使用“争取”一词之处。

我拿给纳那看，纳那只是笑笑，坚持说我必须给他看巴巴《语录》里也有同样的话，否则他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巴巴总是说“想我”，从不说“争取想我。”

我申辩说没时间把《语录》逐字查一遍。纳那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转向我，说，“你听说过试图攀登高峰的登山者吗？为了到达顶峰，他们要做多少准备，付出多少努力，面对多少艰辛。冒着生命危险，有的甚至失去生命。不过，想想一个人终于成功登上山顶时所体验的荣耀。

一定是兴奋不已。

“而终极的成道荣耀将会怎样？要攀登那个顶峰，需要我們做更多？为了那个终极荣耀，我们不该冒一切风险，付出最大努力吗？为抵达终极目标，再大的牺牲都不算什么。”

纳那最后说，“努力会邀来恩典，所以停止争取，开始想他。”

通过恨来记住

在回答怎样控制怒气的问题时，埃瑞奇说，“当你生气时，想巴巴。如果你仍不能控制怒气，那就对巴巴发火好了。那样你就会想他。巴巴从未说过你必须怀着爱想他。巴巴在每一个人里，因此他也在那个让你生气的人里。为什么对那个人吼叫。巴巴只是在利用那个人，因此把怒火发在巴巴身上好了。怀着爱、怒或恨想巴巴都行，只要你想他，这才是最重要的。”

埃瑞奇接着讲到美嬉的舅父 MS 伊朗尼上校。“伊朗尼上校强烈地反对巴巴，虽然他外甥女美嬉跟巴巴一起生活。他不高兴巴巴把他的家人带走，因此密切注视着巴巴的活动。无论巴巴去哪儿，伊朗尼上校总是提前出发，讲巴巴的坏话。他会先巴巴到达，散发小册子，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甚至在公开聚会上讲巴巴的坏话。这样，伊朗尼上校因为恨而不停地想巴巴。”

“他这样坚持到生命结束。很多年后，巴巴在信托契据中指示将建立一座纪念塔来纪念他的亲近爱者。你们猜谁的名字在名单最前面？是的，伊朗尼上校！他对巴巴的念记是全心全意的。另外，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巴巴，正是通过他的反对，人们才开始听说巴巴并最终进入他的怀抱。”

埃瑞奇继续讲《摩诃婆罗多》里的类似事件。“反对罗摩主的恶魔罗瓦那（Ravana）被给予一个选择。他要么在一生中反对罗摩并获得解脱；要么在四世中做罗摩的同伴，然后获得解脱。他选择了反对罗

摩，因为他想尽快解脱。”

这时一位朝圣者评价说，“与服务阿瓦塔相比，似乎通过反对阿瓦塔，你能更快达到目标。”埃瑞奇开玩笑说，“连我们都会那么做，不是吗？我们摆脱那个反对我们的人，但若是某个人对我们有帮助，我们就抓住他不放。”

大家都笑了，房间安静下来后，埃瑞奇用更严肃的语调补充说，“你看，像这样。当你恨一个人时，你念记他的强烈程度远远超过你爱一个人时。大多数情况下，当你恨起某个人时，你会忘记其它一切，不停地想那个人。在爱里也有想念，但不像恨那么强烈不断。甚至罗瓦纳阵营里被杀的恶魔们也获得了解脱，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临终一刻怀着恨想罗摩主。”

埃瑞奇继续说，“阿瓦塔是海洋。我们的业相，好的与坏的，都好像垃圾。念记就是把垃圾扔进海洋里。持续不断地想念巴巴，等于让你的整个业相垃圾堆沉没于海洋中。”

另一次埃瑞奇举了下面的例子：

“把你的灵魂比作镜子。镜子布满灰尘，即我们的业相，好的和坏的。为了清晰地照见自己，必须除掉灰尘。只有当你的灵魂之镜除掉一切的业相灰尘时，你才能在里面看见你的真我（神）。念记即清除业相灰尘。”

有人问为什么善行也制造束缚时，埃瑞奇说，“有时候好业相比坏业相更束缚人，因为一个人因此骄傲，这只能强化自我，而非减弱之。只有当你通过不断的念记，完全彻底地把自己的行动献给他时，业相的负担就会落在他身上。否则你的行动结果和因而制造的业相就是你自己的。”

尼洛·伍尔夫

玛妮有时会讲下面的故事，它发生在美赫巴巴肉身在这世的最后日子。

玛妮给巴巴读尼洛·伍尔夫的侦探小说，巴巴闭着眼睛坐着，完全放松。巴巴已经宣布他的工作已百分之百完成，他的身体却很不好，而他能够真正休息的时间似乎少而又少。

因此当玛妮注意到巴巴的呼吸变得深长均匀，好像睡着了似的，她便停了下来。心想能让巴巴打个盹儿也好。但她一停下，巴巴就打手势，“怎么停了？”

玛妮说，“可是巴巴，您睡着了，没在听。”巴巴打手势，“我在听，接着念。”玛妮又开始读，但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巴巴的呼吸变得深长规律，所有外部迹象都表明——他睡着了。玛妮继续读下去，而巴巴继续酣睡下去。就要读到书中一个巴巴最喜爱的段落了。（这是玛妮第二次给巴巴读此书）玛妮不想让巴巴错过这部分，就停了下来。但又一次，她一停巴巴就打手势，“为什么停下？”

“我以为您睡着了，巴巴，我不想让您错过什么。”

“我在听，”巴巴打手势。“那么告诉我，我刚刚念内容的是什么？”玛妮问，让她惊讶的是，巴巴竟一五一十讲述了她确信在巴巴酣睡中所读的内容。

“我敢肯定您睡着了，”玛妮坚持。

“记着，”巴巴打手势，“即使我的眼睛闭着，似乎睡着了，也在听着。”

玛妮随后会转向身边的人，补充说，“即使现在也像这样。对于你，他或许像个睡觉的神，但他在听。所以从心底呼唤他，念他的名，跟他说话。可以从分享你的一切问题开始。向他要求一切——甚至一些小事。这是想他的一个好方法。

“对你的要求，他给不给你，无关紧要，把结果留给他。从早到晚同他分享对你所发生的一切。就这样，慢慢地，不断想他的那一天就会到来，你对他的依赖变得彻底。那时他将接管你的生活。甚至会在你需要之前就提供，要求之前就回答。”

宠狗彼得

有一个类似的故事，玛妮经常讲，跟巴巴的狗彼得有关。

一天，玛妮被巴巴叫到满德里大厅。巴巴坐在平时坐的椅子上，满满德里围坐在地板上。巴巴指了指他的脚，玛妮发现彼得不知何时爬到巴巴身边，躺在那里睡觉。玛妮以为巴巴希望她把彼得抱开，就走上前。但巴巴示意她观察彼得，她注意到彼得的腿在动，睡中还发出悲噪。巴巴打手势，“他在做梦。做恶梦，很害怕。他梦见自己被几条大狗围攻，吓坏了。他不知道自己很安全，正在我脚前睡觉。”

玛妮会接着补充说，“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像彼得一样，我们在巴巴的足前安稳地睡着，但我们忘了这一点。就像彼得，我们太专注自己的幻梦，以致把虚幻的痛苦当真，感到痛苦。只有觉醒时，我们才体验真相——我们一直安全地和他在一起。

“在痛苦的时刻记住我们只是在做梦，这很有助益。他始终和我们在一起。不要让梦压倒你。时时刻刻想他。呼唤他。和他说话。念他的名。这会削弱梦的效力。你有没有做过你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的梦？就像那样。当你持续不断地想他时，就会觉知到梦，就不会被压倒。”

连上火车头

有位朝圣者问宝吉，“我怎样才能战胜自己的弱点？”

宝吉答道，“通过不停地想巴巴。我们老是担心思虑自己的欲望和弱点。然而我们知道全能最强的神却在我们内里。为什么不时刻想着这个优点，而去想我们的弱点？”

宝吉还经常用下面的类比来阐明他的要点。

“以火车头做例子。只要车厢跟火车头连接着，那么无论车厢里装的是金子，铜铁还是垃圾，都无关紧要。机车会把所有的车厢带到目的地，只要它们与火车连接着。

同样的道理，只要你与阿瓦塔连接着，无论你是坚强还是软弱都

不重要。他将把你带到目的地，这是他的责任。但你怎样与阿瓦塔连接上呢？连接即念记。你越想念他，你的联系就越强固。当你不停地想他时，你的联系就会变得坚固不破。

灵性训练

在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同满德里度过的时光，对于我是黄金时光。只要有机会我就尽可能来，但仍觉不够。所以我每次来访，居住的时间越来越长。并开始参与一些工作，这给了我延长逗留的借口。然而，这还是不能满足我内心升起的渴望，因此 1989 年，我问当时是信托主席，也是负责最后拍板定夺的玛妮，我可否在那里生活。

她问我，“你认为作为居民，到底会体验什么？你觉得会在这里体验极乐吗？”

我回答，“我觉得我对居民必须面对的困难还是了解的。长访期间，我曾和一些居民一起工作过。”

玛妮说，“此地是个火球，你得走过火焰。”我以今天看来纯粹的天真肤浅回答说，“可我们总有一天得走过去，那为何不现在，在巴巴的指导下过去？”

对等待我的净化灵魂的痛苦，我几近无知。

依照惯例，玛妮决定我可以来时，我获准来住 6 到 9 个月，之后得离开。理由是这种形式的一段长住，会让潜在的居民品尝一下等待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决定是否真想坚持到底。尤其是当他们意识到，和朝圣不同，作为居民的生活，带来的烦恼大大多于喜乐时。事实上，有很多人的确决定改变主意，但总会有几个回来，留下长期生活。

做为居民的生活，的确很不同于朝圣者。当然，我来之前也读过满德里伴随巴巴生活的故事。读到巴巴是怎样经常让满德里置于困苦境地，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这些故事看似幽默有趣，事实上，满德里讲述时，让人更觉得巴巴可亲。而当你开始亲身体验那种情形时，才会意识到它们有多难忍受。

这些体验让我对伴随美赫巴巴的生活稍有品尝。注意，我说的只是一点“品尝”，因为我不认为会有哪位居民能经受巴巴让满德里经受的。即便这点“品尝”也常常让我几乎受不了。我从1989年至2000年的居民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岁月。但我得承认，它们充满了艰辛，烦恼和情感痛苦。不只是我，我想这也是所有居民都体验的东西。

有一些事情使作为居民的生活具有挑战性。也许最为明显的是这个事实：我现在已成为居民社区的成员。不再只是来美拉巴德度假，仅仅专注于巴巴和满德里；如今我得与生活在那里的其他居民打交道。最先令我震惊的事情之一是，其他居民不象满德里那样总是散发着爱，充满灵性智慧，也不会不辞辛苦鼓励安慰我。这先是令人惊讶，接着是失望，最后则是生气——居民似乎还不如朝圣者友爱，助人或“灵性”。

这是否属实，很难说。但好像是那样，因为你对居民的期望要高得多。虽然你知道居民肯定会有不顺的时候，甚至倒霉日子，但你还是期望他们一直努力想巴巴，消除自我，友爱待人。

但如同世上的任何组织，美拉巴德也有内部争斗，权利之争和个人政治。我不认为这只是我的感觉，因为在我之前，已有很多人向玛妮和埃瑞奇抱怨过，说这种事情不应发生在美拉巴德，它们有损巴巴的气氛。

实际上，那些表面来将一生献给美赫巴巴的居民却如此行事，这确实令人失望。而满德里似乎允许这类事情发生，不发一言，这更令人不安。以满德里在我生命中的重要性的，我感到只要他们把那些冒犯者叫来，指出其错误，就会即刻结束我们的麻烦。我发现自己对满德里不介入，不利用权威以正视听，很是恼火。当然这只会让我愈难忍受这种状况。

在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生活期间，我在为取缔通往美拉扎德路边的一家非法污染化工厂，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工厂给美拉扎德满德里和居民及附近村民，造成严重困扰。工作本身压力很大，而某些居民的狭隘又使之难上加难。

终于有一天，我再也受不了。找到埃瑞奇，倾诉肺腑。最后，我对埃瑞奇说出很多居民常讲的话，“对这种事为什么满德里保持沉默？

为什么不采取行动，阻止这类事情在美拉巴德发生？这有损气氛。”

当然这样的话埃瑞奇不是没听过多次。他未作回应，对我的倾诉显得漠然。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显得“超然”，虽然当时给人的感觉是漠不关心。所以我又抱怨了一遍。

令我震惊的是，他以问作答。“鲁斯特姆，”他说，“你来这里生活是为了什么？”

我不假思索地说，“美赫巴巴——这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很好，”埃瑞奇回答。“别失去你的专注。”

但这个回答不能满足我。我感到似乎自己的问题被置之不理，就坚持道，“您没回答我的问题。”

埃瑞奇同样有力地说，“我回答过了，但你没注意，所以不能领悟。你来这儿是为了关闭化工厂？那样的话，你去做环境保护者好了。你来这儿是为了美赫巴巴，所以要时时刻刻专注于他。”

埃瑞奇的话，有些我感觉有道理，但我仍觉得他在回避一个合理的问题：为什么满德里不采取措施，阻止不断发生的那种琐碎吵闹，而且我始终坚信我在做的工作，也是巴巴工作。于是问埃瑞奇，“难道关闭化工厂，保护美拉扎德和周围环境免遭污染，不也是他的工作？”

埃瑞奇停顿片刻，接着长叹道，“你围绕美赫巴巴或者为他做的工作，只是巴巴用来对你做工作的一个媒介，或借口。巴巴的真正工作完全是另一回事。居民们所抱怨的这些政治和琐碎争斗，巴巴肉身在世时，在巴巴身边要剧烈得多。

“也存在于和他一起生活的满德里之间。事实上，如果日子平静，巴巴不会喜欢，会搅起事端，制造引起满德里争吵的情境。此乃他的真正工作。把埋藏于你灵魂深处的一切丑陋都提到表面：愤怒，贪婪，淫欲和欲望，让你看清，以便最终清除。

“只要灰尘埋在里面，你会觉得表面还干净；而真正的灵魂净化开始时，也是你意识到自己灵魂覆盖有多少灰尘的时候，因为在净化过程中，它们都升到表面，甚至会令人窒息。但要相信美赫巴巴会带你通

过净化过程，当洁净无尘时，窒息也会结束。

“我给你讲过我自己跟随巴巴的故事吗？和巴巴生活几年后，我发现自己不但没有变得更灵性，平静和忍耐，反而脾气更坏，发火，不耐烦，有时甚至还撒谎。来跟巴巴之前，我从未这样过。

“一天我正思忖着这些，巴巴忽然问我，‘你在想什么？’我就对巴巴讲了自己的烦恼，他说，‘你到过正被打扫，满是灰尘的房间吗？清扫时，灰尘开始扬起，常常令清扫者和屋里的每个人感到窒息。只要灰尘还在地上，屋里的人就不受影响。即使屋子很脏，人也能浑然不觉地一直住下去。而清扫开始时，人会因这造成的不适，突然注意到灰尘。

“但清扫者会因不适而停止清扫吗？不会，他会不顾这些，继续清扫，直到房间干净。’所以，巴巴的工作也象这样；他清扫灵魂，将隐藏的灰尘全部带到表面。你所体验的烦躁痛苦，只是一时的不适。但没有别的途径，来清洁内在灰尘。”

埃瑞奇最后说，“就美拉巴德的环境而言，所有这些内部争斗，则为巴巴的灵性工作，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环境。他会高兴的。所以说我叫你别失去专注。”

和谐

虽然我对埃瑞奇不表态，不介入和解决美拉巴德所发生的争端感到失望，但他仍对愿意倾听的人，不断强调和谐的重要性。

我清楚地记得安妮医生和我同埃瑞奇的一次清晨散步。我们沿美拉扎德入口道路走了大约 200 英尺，埃瑞奇停了下来，指着路左边的一棵树。问我们看出什么不寻常之处没有。安妮和我看了看，没看出什么。

“看叶子，”埃瑞奇指出。接着，深知我们多数人都怎样粗心和不善观察，他又补充道，“仔细看。”

我们看后，发现这棵树的树叶种类不一，几乎是出自两棵不同的树。就对埃瑞奇说了，他笑答，

“说得对。有两棵不同的树，尽管树干象是一个。你若仔细看，

就会看见有两个树干，彼此靠得很近。”

我仔细再瞧，果如埃瑞奇所言。

埃瑞奇随后说，“我希望所有居民都能象这两颗树一样生活。它们在各方面都不同——叶子不同，果实不同——完全不同的种类，但却并肩和谐共存。进化较低的树尚能共生，何况我们？我希望看到来自不同的国家，说不同语言，有不同个性的居民们，能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家庭，共同生活。就象这两颗树一样，和谐共处。”我想起埃瑞奇最爱引用，时常让人在满德里大厅宣读的一句话，大意为，“和谐是神的一体性在二元世界的反映。”

有趣的是，埃瑞奇越是强调和谐的必要，我就越对他不多“抽鞭子”，让居民都守规矩以建立和谐，感到困惑和恼火。

对自己的观点我并不羞于启齿，虽然我满腹牢骚抱怨，但我必须承认，最初来作为居民生活时，我自己的脾气也很火爆，火气十足。我很幸运有机会在美拉巴德，信托大院和美拉扎德生活了不同的时期。

在美拉扎德生活时，我打发和埃瑞奇在一起的业余时间的方式之一，就是同他辩论他对和谐的观点，和我与他见解有异的其它事情。虽然我同意和谐是个不错的想法，但感到达到方式乃是纠正一切行为不当者。我觉得涉及到巴巴工作时，特别重要的是，对自己感到正确的东西不可妥协。

埃瑞奇对和谐的恳求，超出我的理解能力。我甚至告诉自己，为了和谐，向你不相信的事情妥协，乃是怯懦。

我向埃瑞奇表达了这一点。有一天，我对他说，“埃瑞奇，我相信和谐。也相信作为巴巴爱者，我们应该努力友爱待人，即使有人对我们无礼时。我同意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以友爱赢取或改变无礼者。可如果我们尽了全力，那个人还是无礼，继续做错事伤害大家，无论给他多少爱，他都拒绝改变，怎么办？难道不该采取任何可采取的方式，来制止这种人？”

埃瑞奇摇了摇头，“你要是诉诸这种方式，那就是你的不对。”

“那该怎么办？”我问。

“妥协，”埃瑞奇毫不犹豫地回答。“为了和谐，让他自行其是。和谐比什么都重要。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

“可埃瑞奇，”我申辩，“我们难道不该坚持真理？如果有人做错事，制止他难道不是我们的义务？”

“你若采取这种立场，”埃瑞奇回答，“那会是立足于虚妄而非真理。在美赫巴巴看来，没有好坏这种东西。二者同等地束缚。属于虚假领域——它们可以说是虚妄的不同程度。”

上述回答没有说服我。我说，“埃瑞奇，我不是从灵性角度或美赫巴巴的角度。我是从社会的角度——按一定的价值，常识的是非价值运作的角度来讲的。”

埃瑞奇异常平静地回答，“那不但全是幻相，而且社会的运作所依照的价值，乃是基于相对的虚妄。我们知道，对一个社会或国家是正确的事情，可能会被另一个视作错误和非法。唯一清晰的视点，是美赫巴巴的灵性视点。你若从那个视点看一切，事情就清晰无误。但一旦你将灵性与日常生活分离，试图将生活分门别类，冲突就会发生。”

我无法理解埃瑞奇的话，要求他用简单易懂的话解释一下。

“很简单，”他说。“造物界的每一个灵魂都在通向神的旅途中。我们都处于该旅途的不同位置。权且把它们称作相对真理或相对虚妄的层面。具体某个灵魂所处的层面，取决于他的业相。对“好”人，贼或许是“坏”人，但第五或第六层面的圣人，会将二者——好人和坏人——都视作束缚于幻相虚妄中的灵魂。而另一方面，在成道者看来，上述三者，包括圣人，则都陷于虚妄，虽然第五或第六层面的圣人离真理更近。

“所以，从成道者的角度，每一个灵魂都束缚于幻相之虚妄。记着，没有对错这种东西。巴巴曾给我们举过一例。他指着天空说，“假如天空是第七意识层面或者成道，那么第六层面的人就是站在美拉扎德屋顶，浊意识灵魂在地面。从地面到屋顶的距离，大约 14 英尺，是从浊层面到第六层面的距离。而从屋顶到天空的距离——无限的距离——

则是从第六到第七层面的距离。’这是巴巴用过的比喻，以便给我们一个概念。”

我还是无法完全接受这一切，虽然我喜欢上述故事，认为自己能理解。但我仍感到作为人，如果我们对，别人错，我们有责任不是妥协，而是尽力伸张正义。并这样对埃瑞奇讲了。他叹道，“好吧，我给你讲讲我伴随巴巴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有个人从普纳来达善巴巴。全普纳都知道此人是个大恶棍，但他来时，巴巴却当着众人赞扬他。说他有怎样多的爱，怎样真正爱巴巴，怎样真正贴近巴巴的心。

“我简直无法控制自己。那人一走，我就冲口说出自己的想法。我告诉巴巴，‘这个人是普纳众所周知的恶棍无赖。可您，巴巴，却赞扬他。’

“巴巴说，‘你对他知道什么？你只看见他这一世的行为，但我看得见他的诸多前世，我实话告诉你，他是个很好的人，做过好事；离我很近。’

“从那天起，我便不再以行为判断人。”

埃瑞奇的话，我当时虽然智力上理解了，但内心还是接受不了。但如今，埃瑞奇离开了我们，我的心一下子醒悟了他的话。“没有对错这种东西。造物界每一个灵魂都处于不同的层面，努力在通往神的旅途中行进。”这让我想起保·纳图曾就这个问题对我说过的话：“和谐不意味着我们彼此意见一致，而是尊重彼此的不同观点。”保进而解释，“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思想和观点，不应成为我们互爱的障碍。”

婚姻

虽然我成为美拉巴德的居民时美嫒已不在世，但之前我来朝圣时确实有过美妙的机会得以见她。巴巴说她是宇宙中最纯洁的灵魂。他还说她是他的至爱，美嫒对于他，如同拉姐对奎师那，悉塔对罗摩一样重要。

跟美嫒一起坐在门廊上，听她讲故事时，我总是感到她的全部注意力都在我身上。在她身边的每一个人也都有同样的感觉。她能用极其

亲密的方式打动你的心，让你想起巴巴是怎样在成千上万人中间，让每一个人都感到他把整个注意力都给了他或她一个人的那些故事。在所有的满德里中，我发现只有美嬉拥有这个品质。

美嬉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她讲故事时，与其说她在回忆以往的事件，不如说她在那一刻再次经历那些时光。她的面部表情表明她在心灵的眼睛里时刻看见巴巴。

她还似乎在万人万物里看见巴巴，她对巴巴的爱是如此之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巴巴宣布，“美嬉以我应该被爱的方式爱我。”虽然我没有遇见巴巴，但我感到很幸运在他的至爱美嬉身上看见他的映射。

有位工作人员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有一对跟美嬉很亲近的夫妇，结婚时来寻求美嬉祝福和建议。美嬉对他们的建议是，“让步。为了巴巴而学会让步。”

婚后有些年，这对夫妇之间产生大分歧，并且经常来找美嬉替他们解决争端。美嬉会让其中一个诉说。于是妻子先讲她的观点。若是丈夫试图插话，美嬉会叫他安静。

偶尔丈夫会抗议，“可她说的不是事实。”美嬉会口吻坚定地说，“这没关系。让她说。你也会有机会的。”一旦妻子说完，丈夫就可以不被打断地说自己的理由。

他们讲完后，美嬉会对俩个人说，“好吧。现在我想知道你们谁更爱巴巴。我想看看谁第一个让步。”

她会一次次地解释说，一个人必须学会在一切万物里看见巴巴。能做到那一点的话，就不会再有争吵。而要做到那一点，你必须臣服自我。那样，不同性格造成的恼火就不会阻碍你去爱那个人。

我也有幸听见蔻诗德，曼萨丽和其他满德里就婚姻问题说过同样的话。我们过于重视婚姻中的相互理解。我记得有一次埃瑞奇说，“有爱时，就只想给予。要给予，你就必须愿意去适应与让步。爱属于心灵的领域。当你试图理解时，便进入了头脑的领域，而你知道头脑是多么有欺骗性。它制造痛苦。所以有人说，‘即使你的最大敌人也不像你的

头脑那样虐待你。’我们常常听见人们说，‘现在我理解了。’这只能表示他一直没有理解，只不过自认为理解罢了。新的情况再次搅动头脑，理解便会消失。难怪巴巴说，‘不要试图理解我——只要爱我。’”

死亡

每次听这些故事，都会让我内心温暖，头脑平静，但正如埃瑞奇所言，新情境的波浪，会再次搅乱我的心，让我再度陷入痛苦之中。我想这使我愈加欣赏那些在巴巴的爱中彻底放松的时刻——我注意力不太过散乱时，确实感受到这种爱的氛围。

我说过，我难以置信地幸运，能在美拉巴德，信托大院和美拉扎德生活。每一处都有其特殊的魅力，也有让你发疯的独特方式。我想美拉扎德吸引我的，是它给人的埃舍感觉。仿佛脱离世间，盈满巴巴的在，这也反映在很多在那里生活的满德里身上。

清晨，埃瑞奇会沿着美拉扎德入口道路散步，我陪伴他。我们沿路散步时，住在路旁棚屋里的孩子们会纷纷出来，跑到埃瑞奇跟前。埃瑞奇从裤兜里掏出一袋帕萨德，给围聚的孩子们发糖果，确保每人都有份。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似乎都对此异常欣喜。

一次我说，“你给他们帕萨德时，他们脸上的表情，看着就是一种快乐。”

埃瑞奇回答，“那不是甜糖，而是巴巴的甜美，那来自帕萨德，照亮他们的心。”

走到马路尽头，埃瑞奇会说，“我的一天结束了。”每天他都这么说。终于我问他为何如此说，而这一天实际上才刚刚开始。埃瑞奇的回答是，

“一天的这个部分是我的。其余的是给别人的。”

另一位长期居民，安妮·莫瑞恩医生，通常在星期天加入埃瑞奇的晨练。一次，时值冬季，天气寒冷。埃瑞奇给我们干姜咀嚼，给人口中一种舒缓的感觉。到了车行道尽头，埃瑞奇转身快速走向美拉扎德。半途，他转向我们，说，“我需要小便。忍不住了，太强了。”

埃瑞奇一向有着惊人的自控力，但在晚年，由于疾病和服用的大量药物，他不再象过去那样能控制住身体。于是我们站到路一边，埃瑞奇走过马路，到地里方便。回来后，他说，“你们不知道我感到多快乐，真轻松。好轻松。”

我说我也有过类似情形，知道他的感受，但埃瑞奇重复说，“你不知道我有多快乐，鲁斯特姆。那么轻松。”

停顿片刻，他又补充道，“想想看，灵魂排出这么一小点负担，就感到如此快乐，它在死亡时刻扔掉身体这个大负担时，该是多么地快乐。你们能想象它那时体验的快乐吗？”接着讲了他伴随巴巴生活的一件事，一个他常在满德里大厅讲的故事。

“我父亲帕帕·杰萨瓦拉去世时，巴巴让我开车带他到举行葬礼的火寺。我们没进去，但遗体被抬出来，送往静塔时，巴巴指着它，问我，‘那是什么？’

“我说，‘巴巴，那是帕帕的身体。’

“巴巴不满意，又问，‘那是什么？’

“我再次解释说那是我父亲的遗体。但巴巴再次问，‘那是什么？’

“我无法理解巴巴为何问我这个。他应该是无所不知的，却似乎连我父亲的遗体是怎么回事都不明白。因此我开始解释，‘巴巴，您知道人死时，身体也死去。那是留下来的尸体，巴巴’。向巴巴解释这个，我感到滑稽，好像他是个孩子。

“巴巴忽然似乎转换了话题，问我，‘你早晨去大便吗？’

“我说去。巴巴又问，‘你大便时感到悲伤吗？’

“‘不，’我回答。‘事实上，大便时我感到很高兴。’

埃瑞奇说着轻声笑笑，也许是因为当时他患有慢性肠炎，所以能体会每天早晨成功排便后的舒畅。

“巴巴随后指着尸体说，‘死亡是灵魂用来排泄人身的过程。你所看到在那里躺着的，乃是灵魂的排泄物’。”

埃瑞奇接着对我们说，“我们整个一生，把那么多注意力都给了

人身——灵魂的排泄物，却忽略了灵魂。”

化工厂之战

前面说过，有些事情使得作为居民的生活变得艰难。首先是其他居民的行为。其次是行事方式。信托是组织化的；有主席和信托委员会，有执行特殊任务的委员会及委员会成员，尽管如此，事情却似乎从没有逻辑地做。作为工程师，我习惯于解决问题，寻求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对付具体任务。但这似乎从来不是信托对待问题的方式。正如克莱格，一位长期居民，曾对我说的，“在美拉巴德，2 加 2 可以是 5，如果你坚持是 4，那你对在美赫巴巴手下过灵性生活，还有很多要学的。”

信托的工作方式似乎体现了巴巴对哲学的定义，“把简单的事弄得复杂。”这对作为居民的工作是一种日常烦恼。

这还可以容忍，也许被当作某种独特魅力好意接受，假若不是第三件令我的生活如此之难的事情——那就是不论你多么小心试探通过这片混乱而不合逻辑的雷区，结果却总是引爆。

你每次做选择，即使完全按满德里的要求做，都无一例外被告知你的选择是错的。不是被其他居民，而是被满德里自己。这才真正是居民生活与朝圣者生活的区别。

总的说来，朝圣者的体验刚好相反。他们来到，因满德里倾注给他们的爱，满怀对自己“正确地”跟随巴巴的信心而去。他们感受到满德里的赞许，坚定了继续下去的决心。而你一旦成为居民，这种自信就消失了。无论你多么勤勉努力服从满德里对你的要求，无论你多么精准遵循他们的指示，结果你都会错，感到你让他们失望，在某个重要方面，你辜负了他们。意识到这也是满德里伴随巴巴时的体验，这是种安慰，但只是在抽象的理性意义上；在情感上依然苦恼不堪。

埃瑞奇曾说，“工作只是巴巴用来对你做工作的借口。他通过对你的业相施工，来消磨你的自我。若是你彻底顺从他，成为他的奴隶，他就会让体验你真正的自由。”

我丝毫都不怀疑这是埃瑞奇所做过的——在他面前，自由的气息如航海时大海的气息触手可及。但要彻底臣服巴巴，我发现那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不管我意图多好，奉献多热忱。

结果是，在信托努力为巴巴工作中，我常感挫败和困惑。第四件事——这在很多方面都是我作为居民生活最困难的——是我感到满德里非但不利用其权威解决问题，他们自己反而常常是问题的起因。

作为朝圣者，每当我在关键事情上感到困惑或不被欣赏时，都会转向满德里寻求澄清和支持。现在作为居民，我发现自己被抛回自身资源——贫瘠依旧的资源。为了保持清醒，我只得不断提醒自己，给我制造困难的不是满德里，而是巴巴在通过他们做工作，以便消磨掉我的自我。

有个例子也许能说明这一点。1991年，当地有个商人在美拉扎德入口道路边开了一家小型化工厂。气味相当强烈，有时吸进去足以让人恶心。附近的农夫们开始抱怨健康问题和井水污染。

高荷医生为这个地区农民的福利担心，我们安排了一次会议，同厂主讨论该问题。厂主向满德里保证说他建的小铁皮棚只是临时的，他会很快迁往某个工业区。

满德里决定什么也不做。但之后，厂主根本未给预先警告，实际上完全违背其承诺，在原址建了个更大型更持久的建筑，公然拒绝搬迁，对一切恳求置若罔闻。他甚至对自己连建造临时小棚都从未获得许可这个事实，认为无关紧要。"

我对这事发生兴趣，决定帮助满德摆脱此害。我开始拜访政府官员，却发现厂主的政界关系很硬，所以没人干预。由于他扩大了经营，污染问题愈发突显，化学气味也同样。

我向满德里建议，我们应求助国内的环境保护组织，力争让化工厂搬家。我还自告奋勇，承担前期工作，因为我有几个朋友为环保组织工作。

满德里意见分歧。高荷医生想战，但埃瑞奇感到不应卷入这种事情，

因为那会分散注意力。就这样时间一天天过去，未采取行动。与之同时，厂主又进而扩张，购进一套氯化设备。不可避免地，不久发生了一场泄漏。一天夜里，氯气泄出，美拉扎德几乎每个人带着一种或另一种症状醒来——流泪，恶心，手足刺痛。

第二天，我被叫到美拉扎德，再次召开会议，这次我获准与熟悉的环保组织联系，请他们帮助。埃瑞奇对整个事情仍十分勉强，若照他的意思，他是不会同意的。但其他人想继续，尤其是难以预测化工厂发展到多大，对周边地区每个人的潜在健康危害会有多大。

我咨询了做环保工作的朋友，两个组织伸出援助之手。他们建议我向所有的有关政府部门投诉，这是第一步。于是我起草了一封信，拿给美拉扎德主管，长期居民法鲁看。他做了一些修改，随后要我把信给埃瑞奇过目。

第二天，在信托办公室，我要埃瑞奇看信，再送往政府部门。埃瑞奇的第一反应是我应该先让法鲁看。我回答说已经给他看过了，法鲁同意，叫我拿给他。埃瑞奇显得不悦，说，

“告诉法鲁，我没时间看这个，别把我牵扯进去。我与此无关。”

自然，我回到法鲁那里，把情况告诉他。法鲁说这埃瑞奇的反应很典型，但征得埃瑞奇对此信的同意，是绝对必要的。法鲁解释说有埃瑞奇的介入很关键，这样若出了问题，他就无法责备我们。

“可我怎么让他同意呢，”我问，“让他看信我都做不到？”

“坚持回去，”法鲁说。“一次又一次，就算他把你扔出去，也回去。”

受此鼓舞，第二天我又到信托办公室找埃瑞奇。他三言两语就把我打发了，“我跟这没关系，我没时间。”

这一切让我很难受。感到自己承担的是个好事业，满德里也终于批准我代表他们做下去了。可我试图做的第一件事儿就遭到埃瑞奇的反对。更有甚者，埃瑞奇似乎对我的努力不悦。他也不像是歉意解释，“我现在没时间，”或者，“我永远找不出时间，你自己去做好了，你做的是件好事。”相反，他的方式让我感到我在烦他，而且没必要这样。他

让我感到整个计划都不配占用他的时间，乃至我的时间。

让埃瑞奇读信的困难，比起我因似乎让他深为不悦，而感到的情感摧残，是微不足道的。我无法理解埃瑞奇为何如此行事。不论从哪个方面考察这个问题，我都搞不懂自己错在哪里。但选择显而易见，我必须放弃整个事情，重获埃瑞奇的好感，要么坚持下去，冒着进一步疏远他的危险。这听起来或许是个简单的选择，但对我却不。

因为同环保团体的联系，我觉得这是项我尤其适合做的工作。也是我满怀信念的工作。全心投入毫无问题。我感到自己有种潜意识，在这些情况外，这还是我帮助维护美拉扎德纯净气氛的一个机会。不过，最主要的是我认为这是需要做的工作。我很担心污染给满德里带来的，或可能带来的健康问题。这是对我在他们面前感受到的爱，想要保护照顾他们的一种自然反应。所以，总体上，我视自己在从事一项高尚无私的事业。然而，我的努力不但得不到赞美，我不但不是满德里眼中宝贝，反倒似乎变成了蛀虫。然而，这项工作我已投入太多的时间精力，已无法撤出，因此我唯一的选择是继续前进。

在信托办公时间再让埃瑞奇阅信，看来没意义了。这只会让他更不悦。于是我决定在喝茶时间试试。那些日子，下午三点左右是课间休息和喝茶，且已多年如此。但这远远不是工作暂停，接下来的半小时左右，就好像是满德里又步入招呼朝圣者的角色。

玛妮利用这个时间同没空更多相处的朝圣者亲密交谈。更常见的是人们自发过来，再次和她在一起。有时，人们带着个人问题，寻求建议，有时则是来抱怨美拉巴德的什么事情，因为玛妮是信托主席。

埃瑞奇也一样。不但信托院里的工作人员会簇拥在后阳台他的小桌前，而且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的居民也能来就会。一如既往，在埃瑞奇身边，气氛轻松随意又活跃。

有时埃瑞奇会让某个朝圣者过去，情景近似于满德里大厅的微缩版，埃瑞奇会尽可能让这个人感到安适。有时他们会要他讲个故事，他总是有求必应。有时他们有问题要问，这必会引起下面的话，“你为何

不在大厅问我？”接着是，“别介意，什么问题？”

如果只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则会无话不谈。人们通常试图提一些他们认为埃瑞奇会感兴趣的事情，很快就笑声阵阵，欢乐洋溢。

有两三天，我去喝茶，等待机会。终于有一天，只有我和迪瓦娜在。我随便问，“埃瑞奇，你现在有空吗？”

“有。为什么问这个？”

我拿出起草好的信，放在他面前的桌上，要他过目首肯。

埃瑞奇立即面呈不快。“我说过我没时间做这个。”他说。

“可刚才我问你有没有空，你说‘有’”，我申辩道。

“我不想卷入，”埃瑞奇坚持。

“法鲁说除非你同意，否则投诉书就不发。”我说，微妙地给埃瑞奇施压。

埃瑞奇勉强同意了，看了信，甚至还做了些修改。我很高兴终于搞定。

我把信重新打印，心想总算可以提交了。我告诉说法鲁大功告成，打算寄信。让我惊讶的是，他说我应把投诉书给美拉扎德每一个满德里过目，征得所有人的首肯，才能递交。我傻了。

“可是法鲁，”我抗议，“我们不是在著书。只是一份投诉信，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应该马上提交。”

法鲁表示同情，但说这是正常程序，必须如此，即便这意味着拖延投诉。他建议我提醒所有的满德里，投诉书已经埃瑞奇修改和同意。他感到，其他满德里听了都会同意，也不会做很多修改——即便有。

结果确实如此，但为了取得所需许可，我往美拉扎德跑了两三趟，因为满德里有其它事情做，我去时，他们不一定有空看信。不过，最终每个人都看了，我又重新打印，因为有些地方做了些小建议和改动。并且告知法鲁已经完工。

“还不行，”法鲁对我说。还需要居住在信托大院的宝吉的最后同意。于是我拿着信去找宝吉，告诉他美拉扎德每个人，包括玛妮和埃瑞

奇都已首肯了此信。满心希望给他读信只是走形式，他不会做任何改动。

我读罢信，期望宝吉会对我说“行，寄走吧。”而当宝吉开始增补一些附加内容时，我完全惊呆了。不是一两行，而是一段又一段。待他完成，已是好大一篇。我几乎崩溃，因为我知道，如果信太长，政府官员连看都不会看。尽管如此，我又整个重新打印了一份，拿给宝吉最后首肯。令我惊恐的是，宝吉不但修改了前一天授述的内容，又开始增补更多要点。

我请求宝吉对各点要简短，但他每个都是一大段。终于完稿。我再次全部重新打印，宝吉要我给他再看看。令我恐怖的是，我读给他听时，他决定还需增加更多的要点。

时间一天天过去，信越变越长，宝吉还在继续增补修改。法鲁从美拉扎德打电话给我，问为何还不发信。我告诉他发生的事情，他说，“告诉宝吉，美拉扎德的满德里希望今天定稿，不论他想作什么修改，这都是最后一次了。之后，无需再多修改，信要寄出了。”

听此，我好不释然，因为宝吉没一点减速的意思。恰好相反，他每天增补的内容，似乎比前一天更多。原信只有一页长，现在成了一本小册子。

毒气泄出 21 天后，我们发出信。给环保团体和工作者寄了复印件。他们不满——紧急事件发生三周后才递出“急”信。他们告诉我，这种事情，你必须当天就投诉，以便有关部门能够实地调查。

我把话转给满德里，觉得这会有助于将来加快进程；满德里也许不听我的，但肯定不会忽视有经验的环保工作者的建议。之后不久，发生了二次严重的毒气泄漏。征询环保工作者意见后，我起草了一封信，希望当天提交。我向每个人解释了立即递信的重要性，他们做了反应。这次不是三周，只用了 10 天，我便获得递信许可。

同意帮助我们的环保工作者，对如此延误惊愕不解。他们毫不迟疑地让我知道，这可不行。我解释说根本做不了主，而是必须征得所有当事者的同意。

这位工作者无法相信。“这些人正常吗？”他问我。

“不正常，”我对他说。“他们不是常人；他们是基督的使徒。”

这位基督徒工作者回答，“好吧，如果你们不遵循法律建议，无疑需要基督来个奇迹，把工厂关掉了。”

下一次去美拉扎德，我找到法鲁，把环保工作者的话转达给他。恳求他帮我削减程序。法鲁安排了一次美拉扎德的满德里全体会议，会上，他建议将来我在征询环保工作者后，直接递信，不必经每个人之手。令我惊讶的是，大家立即同意了这个计划。

消磨时光

一旦满德里给我许可，不必事先经他们任何人检查，就可寄投诉信，工作做起来似乎顺利得多了。尽管如此，仍有莫名其妙的障碍。不时地，工作中似乎又出现了危机，新的毒气泄漏，新的违法证据——需要我快速投诉的某个事情。信托办公室前脚开门，我后脚就到，试图找个工作人员快点把我的投诉信打印好。有时是一纸驳斥，要么针对报纸上出现的某篇文章，要么是对某个政治机构，后者受厂主的不实信息煽动，对信托进行某种威胁。

厂主实际全力上阵，不只自我防卫，还变着花样攻击信托。我感到对我们来说，及时应对每个威胁很关键，以免威胁性打击抗议和示威形成气候。我在办公室忙前忙后时，脸上明显透着紧迫。

我刚从打字员手中接过新打印好的信，正要冲出去投递，埃瑞奇就会路过，天真地问，“你在干吗？”

我会告诉他，“是有关化工厂的事，我需要马上出去一趟。”

“都是些啥事儿？”他会问。接着把我领到后阳台他的桌前，说，“干吗不坐下来，放松放松，跟我说说？”

“可是埃瑞奇，”我申辩，“我们不能稍后再谈吗？我这会儿很急。”

埃瑞奇会以其最合理，最具说服力的方式说，“那就简单说说，只要几分钟。”

于是我不可避免地坐下来，试图尽快向埃瑞奇解释一番。然而，

每一次埃瑞奇都会声称他对某一点不明白，开始问问题，直到最后，我为了澄清，只得把自从上次对他讲过之后，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告诉他。

就这样，几分钟会变作几个小时，因为我们会不断被来找埃瑞奇谈工作的办公人员打断。

最后，我会请求埃瑞奇准许我离开，埃瑞奇会问，“我能不能看一下你写的东西？”他会异常仔细地阅一遍，最后以建议某些改动告终。这意味着我不得不回到打字员那里，等他有时间时，请他重新打印。

我告诉自己这是巴巴的工作方式，但仍然对整个过程感到沮丧。帮助我以不同视角看事情的，与其说是某个更深认识的降临，不如说是这样的事实：埃瑞奇如此行事一段时间后，我意识到这是他的游戏。一旦这么看问题，我就能自如地改变行为方式了。

我还记得埃瑞奇曾对我说过的话，“如果成道是目标，忆念是钥匙，那么其他一切都是在消磨你的时间。无论你做什么，都为他做，这样忆念便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现在埃瑞奇再问我在干吗，我不再说我在做有关化工厂的事，而只是说，“没什么。”

有时埃瑞奇会坚持，“可你手里拿着的那张纸是什么？”

“哦，这个吗？”我会说，“只是些我用来消磨时间的东西。没什么。”埃瑞奇会大笑，放我走人。

疯狂继续着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很明显，工作未取得实质进展。我接触的各政府部门，显然不愿采取任何行动，尽管事情清楚不过，工厂原本就未得到过合法许可。

厂主常夸耀他的政界关系，这些并非无根据的夸口——这也越来越明显。我们的律师看到，尽管我们写了信，尽管通过报纸上做了宣传，但政客们却不会做什么，除非被迫。他们说我们别无选择，只得上法庭。

再多的投诉已无意义，延搁只会淡化案情。已经发生了三次重大毒气泄漏，且有充足证据表明，工厂非法开办，造成污染。

我跟美拉扎德满德里谈后，大家都同意遵循律师的建议。他们叫我去征询宝吉，他若同意，我就可以请律师起诉。宝吉同意，于是我通知法鲁，打算近日内去孟买见律师。

到孟买后，我接到美拉扎德居民柯西·柯克的电话，通知我，“这是满德里给你的口信。告诉律师们，除了上法庭，他们可以采取想采取的任何行动。”

我大吃一惊。“可是柯西，”我回答，“我来孟买是因为满德里想上法庭。此外，律师已经告诉我们，再行投诉已无意义。

她说，“稍等，我问问法鲁。”过了一会儿，她回来告诉我，“是这样，他们想要你回来。”

我傻了。“那他们当初为何要我去孟买？”我质问。柯西没说什么，我挂了电话。这就是已成为我日常生活一部分的令人费解的疯狂。我完全无法理解。感到得双手抓着巴巴，才能保持神志清醒。我告诉自己，这是在“消磨时间。”显然，我别的方面都一事无成，但不知何故，当时没发现这个想法怎么安慰人。

矛盾的命令

我过去常感到，对满德里容易，他们只有一位大师——美赫巴巴——给他们指示。而我发现在我的工作中，满德里给我的命令各不相同，我不知该听谁的。这是生活在美拉扎德，尤其让人发疯的一件事情。

决定与化工厂作战后，我邀请了几个环保工作者朋友到工厂参观。有两个环境组织帮助我们。他们以起诉重大污染企业闻名整个马哈拉施特拉邦。他们还忙于其它案子，安排来我们这里参观不容易。打了不少电话才定妥日期。然而，到了最后一刻，他们又不得不推迟行期。

这似乎正好符合我的工作模式。而更糟糕的是，几天后他们却意外来访。不幸赶上星期五。星期五是美拉扎德关闭日。连美拉巴德居民都不许拜访美拉扎德。这天是满德里忙自己事情的时间。

环境工作者们到美拉巴德见我，我们驱车去工厂参观。他们还想参观美拉扎德，因我的投诉涉及到工厂给那里造成的污染和健康危害。

我只得告诉他们美拉扎德星期五关门，我们可以参观工厂，恐怕不可能同时参观美拉扎德。

幸运的是，我们到达美拉扎德入口道路边的化工厂时，先喀碰巧在那儿。巴巴生前先喀就在美拉扎德工作，在60年代拍摄的一部家庭电影中，就有一小段他和满德里一起玩七层塔游戏的镜头。他还是对化工厂作战的一个关键人物，找村民们谈话，让他们团结一致对外。这尤为重要，因为厂主企图通过威胁或贿赂，消除村民们的抵制。

我走过去，请先喀通知法鲁环保工作者来了，我能否带他们到美拉扎德。若不能，我要先喀请法鲁到工厂那边见见大伙儿。

先喀离去，环保工作者开始视察工厂场地。半小时左右视察完毕，先喀还未回来。这时，一位环保工作者突然内急，需要上厕所。明显的解决方法是用美拉扎德的卫生间。我们刚到门口，先喀出现了，带来口信，“法鲁说别来，玛妮身体不适。”

他们听见，调转方向，飞快开往最近的旅店。他们上完厕所，我们谈了谈在即将到来的诉讼战中需要使用的策略，他们离去。我回到信托办公室，对克莱格讲了事情经过。

晚上，法鲁打来电话，说还好我没带人到美拉扎德，因为玛妮那天晚上很累。与此同时，克莱格跟埃瑞奇提到我对他讲的事情，克莱格很勤勉，对涉及信托事务的一切，都告诉埃瑞奇——这是埃瑞奇多年训练克莱格的结果。埃瑞奇随后把我叫来，批评我。

“你为何不带他们来美拉扎德？”他问。

我试图开脱，说“可法鲁让先喀带话，叫我们别来，因为玛妮身体不适。”

埃瑞奇不睬这个，说我应把每个人带来。这也正是我想做的，我感到所受的指责不公，试图为自己辩解，可埃瑞奇根本不听。

“鲁斯特姆，”他直截了当告诉我，“是你不对。你做了错误决定。”我继续试图解释，那根本不是我的决定。可不管我怎么说，埃瑞奇仍不放过我。

我反复讲是法鲁捎的话不叫带人来。“那又怎样？”埃瑞奇问，“不管怎样，你应该把他们带到美拉扎德。怎么不用自己的常识？”

最后，我转变策略。“好吧，”我说，“是我错了。但化工厂战斗刚刚开始，我想知道，将来有政府官员星期五来，我可以带他们来美拉扎德吗？您觉得这样做对吗？”

埃瑞奇典型地回避我的问题，我很气愤，不肯罢休。

“问其他满德里，别问我，”他说。

“可您刚才说我做的不对，”我反驳。“那么究竟怎样做才对？”埃瑞奇未给我直接回答，谈话不令人满意地结束了——在我看来。

但我不会让事情就这么过去，在美拉扎德时，我开始征询其他满德里。似乎每个人都觉得我做得不对，可当我直接问他们，“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星期五带有关人员来美拉扎德？”他们都叫我去问别人。

最后，美拉扎德开了一次会。原来法鲁没叫先喀告诉我别带环保工作者来，他是这样说的，“可能的话，避免带他们来，玛妮很累。”我想一次性澄清此事，就问我可否星期五带人来美拉扎德。没人愿意表态，因为玛妮不在场。玛妮已有大量信托事务要做，尽量不参与化工厂斗争。我得不到答案，和往常一样沮丧，我放弃了，让事情就此落幕。

因此，几天后高荷找到我时，我倍感惊讶，她说，“我给你许可，如果关系到化工厂，哪天都可以带人来美拉扎德。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是我给的许可。”得到这么清晰直接的指示，真是莫大的释然。我满以为这种情形不会得到解决，而将来还是得由我做决定，完全清楚无论我做什么决定，都很可能被满德里判为错误。

美赫巴巴的战斗

中央政府对化工厂活动进行了调查，递交了一份报告，陈述了该企业对健康的危害。他们指示邦政府采取行动。邦政府却帮助厂主把非法结构和企业规范化。虽然隶属邦政府的工厂监察办，经调查审核，发现工厂缺乏安全和健康防护，他们仍照做不误。工厂监察办已向地方法院提交了13份犯罪案例，并且声称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整个历史上，还

从未对任何企业递交过如此多的案情。尽管如此，因厂主密切的政界关系，仍不能关停他的工厂。

我们收集了足够的起诉该企业的证据。在律师建议下，又别无选择，满德里最终同意以公众利益，向高级法院，即州邦最高法庭起诉。律师有把握邦政府不会派代理，因为事实现已公开。因此，法庭辩论第一天，当代表不同团体的 5 名律师出庭为厂主辩护时，令我们吃惊。厂主方律师之一代表提供贷款的银行。我们的律师傻了眼。看看我，压低声音问，“我们在跟谁斗？”我轻声回答，“我提醒过你，他有政界关系，邦政府在这里是为了维护他。”

辩论期间，法官驳回了 2 名律师，包括银行代表，因为这是涉及污染的案件。

我回到美拉扎德，满德里都来听法庭进展。我提到我们看见 5 名律师出庭为厂主辩护，是怎样震惊。听此，埃瑞奇评论说，“多少人来为他辩护不重要。记着，在库如之战中，整个库如军队都不是主奎师那的对手。主奎师那在潘达瓦兄弟一边，只有奎师那的指引（因为他不碰武器）才击败了占优势的库如族军队。别忘了这不是你的战斗，是主的战斗，我们的主美赫巴巴的战斗，他会指引我们。别担心。尽你的最大努力，把结果留给他。”

胜利总是他的

我们在高级法院的诉讼被法官以技术理由驳回，而不是因为证据不足。因此，我们上诉到印度最高法院——国家最高法庭。我们的律师是著名的环境律师 M. C. 梅塔先生。

听证时，法官们已预览过我们的上诉和厂主的反诉。我们的律师简短辩论后，主审法官（有两名法官负责此案）转向厂主方律师，问他，“告诉我，你同意该企业属非法开办的吗？”

该律师试图解释，厂主目前正加以规范化。法官宣布，“这么说你同意它是建立在欺诈之上的？”律师承认，但向法官解释说邦政府和马哈拉施特拉邦污染委员会并未发现污染严重。法官评论说，“那是因

为他们自己造成那么多的污染。”又问，“在该地区发生过氯气泄漏吗？”厂主方律师承认已发生3起气体泄漏，但无人受影响。

法官评论，“有证据表明，已发生5次气体泄漏。”进而问道，“你说无人受影响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你的意思是没死人？所以我们等死亡发生后再采取行动？”

最后，法官指出，“如果厂主知道什么对他最好，他最好开始为转移企业做安排。”

又经过几次听证，法官通过初判，责成该企业搬迁，要求政府为厂主另选场地。每次从德里的最高法院返回，我都会到美拉扎德，满德里都来听我讲述最新进展。人人都对案子的进展情况显得满意。

一次从德里返回，我到美拉扎德，发现法鲁异常激动。他走过来，当着几位满德里的面，包括埃瑞奇，高声讲话，以便所有人都听见，“鲁斯特姆，自从上次你在高级法院败诉，我就一直听到关于你的各种说法。我也因此间接受到指责。一开始大家都决定，我们要将此案战斗到底，如果我们败诉，也不应归咎任何人。这可是集体决定。可总有这个或那个人对满德里抱怨你。够了。我受够了。我想要你去问问每一个满德里，他们是什么看法。如果有谁对事情进展有反对或疑虑，我们就撤诉。”我抗议，“可是法鲁，我们就要赢了，现在撤回会很愚蠢。另外，我不在乎有谁责怪我。我在为巴巴做，他知道真相。”法鲁回答，“我在乎，所以我想要你照我说的做。记住，哪怕有一人反对，我们就撤诉。”

埃瑞奇以惯常的超然态度，坐在那里听戏。我径直走向他，知道他是原本就不想让我们开战，且一有机会就不断提醒我们这一点的人。我很担心他的回答，但是鼓足勇气，做了最坏的准备。我问埃瑞奇，“法鲁的话您都听到了，您想要我们继续斗争还是撤回？”埃瑞奇显得漠然，说，“你已经知道我的答复。”我的心一惊，极其小心地问下一个问题。“埃瑞奇，”我说，“我所知道的是，您本来不想要我们开始这场战斗。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有3年了。对我的问题，我想要个很明确的答案。您是否要我们现在撤诉？只要说个是或不。”埃瑞奇从安乐椅上站起来，

走向我，把双手放在我的肩头，摇着。“鲁斯特姆。哦，我亲爱的鲁斯特姆。”随后象母亲一样把我抱在怀里，对着我的耳朵异常慈爱地说，“我们当然要战斗到底。现在不存在撤诉的问题。但不论结果怎样，要记住胜利总是他的。”

我崩溃了，因释然而流泪，因为长达三年的斗争压力，已开始让我精疲力尽。我让自己平静下来，埃瑞奇再次重复“不论结果如何，胜利总是他的。胜利属于美赫巴巴。”随之让我离去。其余的满德里也给了许可，战斗继续。

埃瑞奇的话让我想起一句话‘受神引领者，失败不为失败。’

我们看到巴巴一生中有很多次，蒙受羞辱或表面失败，然而尽管如此，他的爱者却不断增加。巴巴的萨塔拉汽车事故发生时，一些亲近满德里担心这对爱者造成的冲击。满德里担心他的爱者会疑惑，怎么神也遭遇车祸，变成残疾。满德里以为巴巴爱者会离开他，相反却有更多的人来。甚至当巴巴发布通告在某个日期打破沉默，却不断延期时，他们以为一定会有许多爱者离开他。让人人惊讶的是，他的爱者却不断增加。埃瑞奇说的对，“不论发生什么，胜利总是他的。”

成与败：正确观点

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关闭化工厂，阿美纳伽全体村民和巴巴社区一片欢腾。激动中，有些巴巴爱者买来甜点，发给每个人。有人过来给埃瑞奇送甜食，埃瑞奇看着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问，“这是为何？”

这个巴巴爱者回答，“您不知道？化工厂关掉了。”埃瑞奇接话，“我知道那个，可发甜食是为何？”

这名巴巴爱者被埃瑞奇问愣了，说，“我们在庆祝胜利呀。”埃瑞奇问他，“如果你或家人遭遇失败，你会庆祝吗？”爱者此时已窘迫冒汗。“不会。”他说。

“多奇怪，我们不庆祝失败，却只庆祝胜利，”埃瑞奇说。“我们赢时，总是别人败时，但我们看不到这一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庆祝别人

的失败。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那人不是我们中的一员，而是对手。但这一切皆是幻相。从巴巴的角度，除了他无其他。我告诉你，没有别物。唯有他存在。因此，不要受世俗成败影响。而是要专注于赢取他，那样什么都影响不了你。你将胜不骄，败不馁。

巴巴形体的重要性

我不断感到沮丧的一个原因，是我对满德里的高度尊敬。因而每次发生某种不和，就是双重伤害——其一是他们似乎不像我想象得那么高大，其二是因为我最后总是难免感到，我也失去了他们的尊敬。一面倒还可以忍受，同时体验两者则是折磨。

这就像是禅公案，我的头脑不断与之搏斗。这些人日常举止充满智慧和爱，却似乎也是我无法完成最简单最直白任务的原因。尽管我的头脑告诉我，我做的事完全合理正确，但无一例外会被他们告知，我做的不对。

我如此尊敬的人怎么会犯这种错误，或如此苛刻地评断我？如果他们的判断没错，那我真是可怜之极，连自己都无法忍受，但如果他们的判断是错的，那我如何接受他们的错判，我对他们的高度尊敬又从何说起？然而我的心坚持着，知道这里在进行着某些更为深刻的，不为我的头脑所领悟的事情。

这是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至少当时对我是这样。于是我学会了“撤退”。这涉及不到停止工作，而是学会听其自然——在与我无直接关系时，以便能更好地欣赏对我敞开的其它体验。

作为一种安慰，有时间我就呆在埃瑞奇身边。作为居民生活期间，我在信托大院生活了相当一段时间。这给了我很好的机会，在埃瑞奇每周三天来信托办公室时见他。上午，埃瑞奇忙于信托工作，而我只要可能，就特意去参加午茶。我前面说过，在信托办公室工作的其他居民，会簇拥在后阳台埃瑞奇的小桌周围，气氛轻松随意而亲密。从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来的居民，如果可能，也会尽量留下来喝茶。

伽利·克莱纳，一位长期居民，几乎总会到场。伽利喜欢说最不着边儿的话逗埃瑞奇，努力激埃瑞奇说些有意味的事情。他会设法与埃瑞奇力辩，把埃瑞奇引入一场智力体操。还试图把埃瑞奇逼进死角，而埃瑞奇总会轻松避开。只要伽利在场，气氛从不沉闷。他天生喜闹，甚至有些夸张，我认为他在埃瑞奇身边时，不遗余力渲染这一点，力图娱乐埃瑞奇。

埃瑞奇似乎喜爱伽利的恶作剧和幽默天性，大多数时候，其他居民也一样。伽利似乎觉得，埃瑞奇跟朝圣者谈话时，大部分时间只是给“官方路线”，伽利决心无论如何要让埃瑞奇在这些不太公开的场合，透露真正的“秘密”。为此目的，伽利经常提些让我们大多数人都感到过头的问题或者评论，而埃瑞奇通常只是哈哈一笑，知道伽利又在搞什么名堂。这都只是作为居民日常生活琐事的一部分。不过我记得有一次，埃瑞奇说话语气异常严肃有力，似乎想阐明一个要点——不可轻视的要点。伽利以典型的方式开始，“埃瑞奇，巴巴总说他不是肉身，不是这个身体。反复说他是无限意识。而满德里却鼓励人人紧抓巴巴的形体，念记我们所看见的肉身巴巴。我去追求无限意识，难道不更好？专注和静思巴巴的无限方面，难道不比执著于他的形体更好？——这个形体巴巴自己都说不是他的实相。”

埃瑞奇笑了，说，“不是，伽利。美赫巴巴之道胜于神的无限方面之道。”

伽利照例坚持，“好了，埃瑞奇。你不是思想开放。在巴巴身边这么多年，你已经依恋上它，你的执著使你的观点还有你的回答具有偏向性。”

让我惊讶的是，埃瑞奇的反应异乎寻常地尖锐。“伽利，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美赫巴巴形体之道胜于其它所有道路。你如果对无限或一体有所体验，就会尿一裤子。通向那种体验的道路充满危险，你若获得那种体验，会受不了，它会造成你太多的痛苦。你会变得象那个整天用头站立的玛司特一样。你知道那个故事吗？

“有这么个玛司特，他不让自己的脚放在地上，因为他看见神无处不在，把脚放在地上，就意味着把它放在神的脸上。人们把他当作疯子，关进疯人院。

“一名巴巴爱者碰巧遇到这位玛司特，试图说服他象其他人一样，用脚站立。玛司特拒绝，说道，“我怎么能把脚搁在神的脸上，那样做太不敬。我得用头站立；别无它法。”

埃瑞奇最后说，“你根本不知道‘与整个宇宙合一’体验所带来的痛苦。感谢你的运气吧，美赫巴巴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免受那种道路的痛苦。所以要抓住他的形体。抓住他。

牺牲

有段时间，我在美拉扎德生活，安妮·莫瑞根医生也在那里居住。清晨埃瑞奇沿美拉扎德入口道路散步时，我们俩会陪伴他。一次，安妮医生晚了，埃瑞奇显得不安。

他问我几次，“安妮医生今天怎么晚了？”这是埃瑞奇的习惯。虽然他有难以置信的耐心，不怎么批评拖拉者，却常常反复询问身边人，某人怎么迟了，在做什么等等。

最后安妮来到，埃瑞奇看着我，说，“危克来了。”

“那是什么？”安妮问，我告诉她危克是古吉拉特语，表示“蝎子”。

“我就那么可怕吗？”安妮问。

“这是恭维话，”埃瑞奇回答。

“怎么会是恭维？蝎子可是恶毒的生物。”

“你难道不知雌蝎为幼子所作的伟大牺牲？”埃瑞奇问。接着解释道，“生产后，雌蝎让幼子食用自己的身体。幼子吃食母蝎，直到强壮得能保护自己。雌蝎死去，以便幼子存活。多伟大的牺牲。”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这是否属实，但这是埃瑞奇对真正牺牲的说明。

有一天，埃瑞奇又进而解释了牺牲的涵义。有人说，某某为女友做出牺牲。埃瑞奇指出，“牺牲总是为了假爱。真爱中只有一体性，真

爱中不存在牺牲的问题。”

神爱

朝圣者会在下午早早离开美拉扎德。快3点时，阿娄巴摇铃宣布要上茶了。在那里工作的居民们走到茶桌前，大多端起茶杯，走向门廊，到埃瑞奇身边坐下。这一天，埃瑞奇冷不防地问：“有谁知道怎样检验纯蜂蜜？”

无人回话，埃瑞奇又问：“有谁知道怎样验证蜂蜜纯不纯？”

大家环顾左右，看是否有人知道答案，但无人冒然猜测。

“好吧，”见无人响应，埃瑞奇宣布，“我来告诉你们。如果蜂蜜纯，苍蝇落在上面，腿就不会被蜂蜜黏住。苍蝇可饮个痛快，然后飞走。若是蜂蜜不纯，苍蝇的腿就会黏住。”

埃瑞奇接着又说，“纯爱，或者说神爱，就像纯蜂蜜。你可畅饮，却不会陷进去。如果你的爱不纯，如果你的爱是为了世俗目的或物质的东西，如果你的爱采用渴求、欲望或淫欲的形式，那么，就像对不纯的蜂蜜，你若是试图喝它，就会陷进去，受缚于幻相或这个虚幻世界。”

我不知道蜂蜜一说是否属实，或者是埃瑞奇为说明观点编的故事。

经济大师

接受巴巴是阿瓦塔后，我自然会对朋友们讲他。这是我的性格，发现自己认为重要且能够帮助别人的东西时，就想与人人分享。因此，自然地，我的朋友们听说了美赫巴巴。其中一位很感兴趣，开始跟随巴巴，不是因为我说出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个人生活中的危机。接下来，他的生活似乎捋顺了，他的问题似乎被巴巴解决了。他对自己的生活，当然也对巴巴，感到满意。

几年后，突然危急再度爆发，很快不堪忍受。他的婚姻破裂，生活中还发生了别的悲剧。他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切，巴巴怎么不来救他，尽管他一再呼唤他的帮助。

我的朋友会经常给我打电话，我也尽力安慰他，向他解释我对羯磨在个人生活中运作的理解。我的话显然提供不了多少安慰，于是我建议他到美拉扎德和美拉巴德，跟满德里谈谈。我相信如果有谁能给他一些安慰，那只能是他们。

我的朋友来了，同宝吉和保·纳图作了交谈，但他们的话未能帮助他理解“为什么事情不顺利。”他只呆了几天，就离开了。

大约一周后，他又给我打电话。

“保·纳图在满德里大厅讲故事，说人遇到困难，持巴巴的名，帮助定会及时来到，困难解决。请问一问他，为什么我念巴巴的名，困难却不减少。”

下次在美拉扎德，我向保提到朋友的问题。

他说，“告诉你的朋友，巴巴是完美的经济学家，他只给一个人所需要的。那些呼唤他且得到立即回应者，因为那对他们有必要。如果真诚呼叫他，回应却不来，那是因为回应对他不必要。让巴巴回应他的求助，在灵性上则无助于他。

“我们经常发现，对新的爱者，巴巴会给予他们，以增强其信心。而信心一旦确立，坚定不移，巴巴就会送来困难艰辛，考验他们的信心。巴巴的工作旨在帮助每个灵魂的灵性进步，所以只给予那些必要的体验。可以说他是经济学大师。”

保的故事还让我想起赛巴巴，巴巴的五位至师之一，说过的话，“我把你想要的给你，以便你会开始要我要给的。”

保和我分享了他喜爱的一段话，出自一本讲基督弟子的书：

“无人因神的疏忽而受苦。一个人过去和现在的思想行为构成其身体。造物界里没有偶然或不公。表面的身体不幸，不过是神爱的隐蔽运作，给患者提供所需的特别体验。该体验的目的一旦达到，不幸之表象将不复存在。”

危机即机会

这些故事帮助了我。不只是因为我在努力为信托工作时，我认为我所经历的“痛苦”，还因为在来生活工作之前就已成问题的自身健康，仍不时骚扰。但这些故事中，没有一个像我和玛妮的一次极短交流那样立即生效的。

一天，我无法摆脱笼罩我心情风景的阴云，碰巧在信托办公室遇到了玛妮。我不知道是表情和情绪一样消沉，还是玛妮直觉到我的内在状态，因为她走过来，问，“儿子，没事吧？”

我有点心不在焉，说，“没事，没事，我没事。”

但玛妮坚持，“身体还好吗？”

“好，”我说，希望她能让我一个人呆着，“还好。”

“有人给你找麻烦，对吗？”她说。我没说什么，但她一定知道她摸对了我的脉，因为她继续说，

“你知道在中文里，危机含有机会的意思。因此当你在生活中经历危机时，记着那是巴巴在给你从危机中学习成长的机会。

“看至爱巴巴多慈悲？如果我们不吸取教训，不从中成长，而浪费掉了机会，他出于慈悲，会再给我们送一个机会。又一个危机来到我们生活中，一个新机会。”

待她讲完，我已泪流满面。玛妮上前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即使今天，每当生活中出现危机，我都会记起她的故事和她的温暖拥抱。

神圣淹没

在朝圣者拜访美拉扎德的日子，早晨大部分时间，埃瑞奇会坐在满德里大厅，分享他跟美赫巴巴生活的故事。午餐后，朝圣者离开，埃瑞奇会回到房间，脱去长裤，只穿短裤和T恤，通常只穿睡衣。

一天下午，克莱格和我同埃瑞奇坐着。克莱格是长期居民，已在信托办公室同埃瑞奇亲密工作多年。这天下午，克莱格说，“埃瑞奇，

在朝圣者面前，你讲的故事总是巴巴怎样让水升到你的鼻子，但从不让你沉没。你讲的故事，总是巴巴将某人推至、但从不逾越极限。总之，你讲的只是好故事。这些故事让我们相信，结果都是好的。

“但那些结果不好，巴巴让人们沉没，他确实把他们推过极限，他们因此崩溃的故事呢？听了诺芮娜或邓肯发生的事，我感到恐惧。他们都是坚强的人，但巴巴把他们推过了极限。埃瑞奇，你能否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这些事情不该发生在巴巴身边的亲近者身上啊。”

埃瑞奇叹了口气，说，“我不明白这个问题。你究竟想知道什么？”

克莱格说，“埃瑞奇，如果你觉得这个话题太有争议，不想谈，也好。我不问了。”

埃瑞奇似乎不悦，又二次重复了他的问题，“你究竟想知道什么？”

“巴巴为何让邓肯和诺芮娜精神崩溃？巴巴本可赦免他们。”

埃瑞奇平淡地说，“他们精神崩溃又怎样？我们对精神痛苦和精神崩溃如此小题大做。为什么不同样重视一下身体痛苦或身体崩溃？”

“彭度，车祸后成了瘸子。他也受苦，相对于精神崩溃，却不重视身体崩溃。为什么忘了这都是一场梦？”

“一切的痛苦——身体的还是精神的，都仅仅服务一个目的：帮助个体灵魂清除业相，朝解脱或成道目标前进。巴巴，一般来说，不会拿走你的业相或痛苦，而是帮助你经历之。痛苦的到来是作为晨唤电话，将你从梦中叫醒。”

由于我在信托的工作是同政府官员接洽，就信托各种活动征得许可，因此直接受宝吉的领导，因为他是信托“首席职员”，后又成为信托主席。

一天，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坐着，他说起许多巴巴爱者正经历的艰难时期。他说，“巴巴在考验他所有的爱者。他把每个人推至极限。他让你沉到水淹至你的鼻子，但他绝不会让你淹没。”

我抓着这个机会，问宝吉克莱格曾问埃瑞奇的同样问题，因为我很好奇他会怎么回答。我不只想看他的回答和埃瑞奇的有何异同，而且对问题本身也感兴趣，因为我时常感到巴巴有时确实让水没过了我的头顶。

“宝吉，”我说，“我们知道邓肯和诺芮娜和巴巴在一起时，曾经精神崩溃。巴巴确实让水没过了他们的鼻子，让他们淹没，不是吗？”

“不是。对他们那是一种不同的淹没，”宝吉回答。“那是在极乐海洋里的淹没。巴巴让那些属于他的人经受强烈痛苦，由此消灭他们的业相。他们体验的强烈痛苦是巴巴的慈悲。那是在他爱海里的终极淹没。”

减速器故事

还有一个对我有帮助的故事，是玛妮一次在大厅讲的。她说，“我们跟巴巴的生活无有时限，仿佛时间停止存在。有一种永恒感；然而，看着现代人终日忙碌，对谁对什么都没时间，令人悲哀。人们多年没时间见父母，家人或朋友。在我看过的一些纪录片中，人们形色匆忙，连走路都是身子前倾，不见谁挺直身体走路。有些朝圣者对我说，只这一生，他们感觉已经历了十生的痛苦和体验。

“我们为他们难过。事情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是减速的时候了。我们需要的是减速器。这些减速器又是什么？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

“故事讲的是一个独霸森林的强盗。他十分凶残，没人敢过那片林子。他名叫“安古里玛拉”，意思是“手指花环”。他杀人后，割掉死者的手指，做成花环戴在脖子上。

“乔达摩佛陀不理睬众人的警告，决定就走此道，穿过丛林。强盗看见佛陀，先是纳闷这是哪儿来的蠢人，敢来送死。看见佛陀穿着僧袍，他觉得杀个僧人，把他的手指数成花环也不错。于是就跟着这个僧侣，但他发现他们之间的距离在加大。强盗加快了速度，让他惊讶的是，他和僧侣之间的距离继续增加，而僧人走得不慌不忙。

“强盗绝望地跑起来，他和僧侣之间的距离不减反增，而僧侣并没有跑。强盗追得上气不接下气，冲僧人喊道，‘请停一停，请停一停。’佛陀转过身，对强盗说，‘我已经停下了，我的孩子，现在是该你停下的时候了。’

“停下是指心停。巴巴说，‘心运作是人，心加快是疯子，心慢下是玛司特，心停止是神。’那我们怎样让心停止？首先得引进减速器来减速。这些减速器是什么？来拜访美拉巴德是一个，参观巴巴中心是又一个。这个若做不到，就几个巴巴爱者凑在一起，读他的书，讨论或谈论他的爱和慈悲故事，也是减速的好办法。如果这个也做不到，就一天当中找时间想念他，或者用你感到合适的方式忆念他。不断地增加这些减速器，有朝一日，速度就会减慢，最终停下。”

玛妮的话对我帮助很大，不是说它让事情更容易了，而是让我懂得，虽然在信托工作中经历许多挫败和矛盾，但我的痛苦则是由自己头脑的反应所致。越能只是想巴巴，就越能避免心理痛苦。当然，这个说起容易做起难。不过，时不时地，满德里说过的话，他们的活榜样，甚至只是巴巴通过他们而流溢的爱力，就足以帮助我意识到——即使只是暂时地，我工作生活表象下的更大真理。

生活的热忱

满德里最伟大的品质之一是，他们的在场让别人感到幸福。朝圣者会像蜜蜂恋花一样围绕在他们身边。当满德里跟他们打招呼，询问他们的健康，家庭或生意时，他们的心灵和面容会开朗起来。朝圣者有问题时，会向满德里倾诉，满德里怀着极大的关爱倾听，随后温和慈悲地引导他们，给他们鼓励 and 希望。

我在美拉巴德生活时，跟满德里的关系稍微改变了一点儿。我更多地意识到他们都患有慢性 and 多重健康问题。有些病相当严重，但朝圣者从来注意不到这个，只看到容光焕发的满德里和他们身上流溢的巴巴的爱。

我曾提到过，我在这里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在信托大院居住时，一个无法测量的好处是跟蔻诗德的相处时间。我在那里时，蔻诗德是美赫巴巴仍然说话时就跟他一起生活的唯一在世的满德里。她和美嬉属于巴巴准许来美拉巴德居住的那批最早的女子。

我感到很幸运能在大院里每天看望她。我跟她说笑，逗她开心——这个她很容易做到。她同我分享她和巴巴一起生活的故事。如果哪一天我因工作压力错过了访问，她总会向人问询我和我的健康。对于我，她是最伟大的满德里之一。

我想我这样感觉的部分原因是她的生活状况并不容易。她的健康很差，活动很受限制。事实上，将近二十年，她基本上是坐在椅子上度过的。靠着助走器，她每天缓慢吃力地挪到朝圣者登记办公室外面巴巴的大幅画像前致敬，那基本上是她的旅行疆界，随着时间流逝，连这段行程（至多有 20 英尺）对她也太过远了。

她收养的儿子苏丹穆和他妻子阿霞照料她的起居，他们夫妇和两个孩子挤在院子里的一间小屋里。最后，另一间屋子空出，他们全家才有了两个房间住。

蔻诗德通常坐在门边的椅子上，看见我，她总是显得很高兴。我说“看见”，其实蔻诗德的视力，像她身体的其余部位一样，很不好。她实际上只能看见面前人的模糊轮廓。尽管如此，她总是情绪甚高，散发着爱和体贴。她自己身体不佳，却总是最关心我，总是问我好吗。她对我的问题感兴趣，在我的低潮时期始终如一地支持我——不怎么会是通过建议，而是通过她让我感受的快乐和爱。

有一天蔻诗德生病，因而经历比平常更大的疼痛，我对她说，“蔻诗德，您已经疾病缠身了，而巴巴又不断地送来更多的疼痛。他为什么冷漠无情？”

蔻诗德和蔼地批评我，“不要那么说巴巴。他是最慈悲者。他有什么办法？这都是我们的业相，为何归咎于他呢？事实上，我们很幸运，他在握着我们的手，帮助我们度过这些。他用双臂抱着我们，那是

他的慈悲。”

另一次我问蔻诗德，“您有没有希望过巴巴将你从这个完全残疾的身体里解脱出来。”

她的回答让我吃惊，却反映了她的伟大，“不，不。我想多活几年。事实上，当我胸口疼时，有时在夜间我向巴巴祈祷，告诉他‘请别让我心脏病发作。我想活着看我孙子的婚礼呢。’我不断按摩胸口，念巴巴的名，现在死太早了。”

蔻诗德对生命的热忱要比她的无能为力更为强大。

彻底臣服他

蔻诗德去世后，我的健康也完全崩溃。有时我不能走路，甚至以前我自己能做的简单事情，现在也需要帮手。我变得极为抑郁，突然间我意识到了蔻诗德的伟大。她比我更加无能为力，而她却充满对生活的热忱。我时常琢磨她是怎样承受这一切的。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我依旧跟我的健康，我的情绪，搏斗着。我不禁常常想起蔻诗德。我希望她还活着，引导我。痛苦的重担在击垮我，虽然我的比她承受那么多年的负担要轻。我已承受不了，我无法活下去。

这时我突然生动地记起蔻诗德与罗姐·杜巴希之间发生的一件事。罗姐晚年视力衰弱，一直不好的听力也变得更差。她将近失聪失明了。这自然让她心情郁闷。她常向巴巴抱怨，“您为何不把我带走？我不能看，不能听，您为何不把我带走？”

虽然视力和听力不行，罗姐却仍然能走动，她天天去巴巴的三摩地，并时常拜访美拉扎德。在去美拉扎德的路上，罗姐会在信托办公室下车，来看望蔻诗德。

一天，蔻诗德问候她时，罗姐的情绪非常低沉。她抱怨说，“蔻诗德，我的眼睛不行了，很难看清东西。我的听力也完了。离开助听器什么都听不见。我成了无用之人，什么也做不了。巴巴为什么让我这个样子？

他为什么不把我带去？”

讽刺的是，罗姐在向一个不能走路、因而不能拜访美拉扎德或三摩地、甚至视力比她还更糟糕的蔻诗德抱怨。知道罗姐是多年的巴巴爱者，蔻诗德的回答带着很大火焰，“当你把你的一切都臣服给他时，连你的身体也是他的。那就把它完全留给他。你一旦把某物给了他，他想拿它怎样就怎样。他要是希望拿走你的眼睛，耳朵或双腿——让他拿去。那已经是他的了，为什么要抗拒，为什么要抱怨？当你把一切都给他时，记住，那就全是他的，什么都不属于你了。给予的行为必须是无条件的，彻底的。”

听了这番话，罗姐异常高兴，之后很多天都快乐地跟人讲这个。

强过你的痛苦

我患病期间，身体状况一度很差。没一点力气，连走动都几乎不能，只能借助于拐杖。有近两年的时间，我与疾病抗争着，对身体失能深感厌倦。我常祈求巴巴把我从身体里解救出来。

这期间，一次拜访美拉扎德，遇到美茹。她自然问起我的健康，我怎么想就怎么告诉了她。她说，“巴巴知道你所经历的。他给你这种痛苦，自有原因。让痛苦做它的工作，你继续做你的工作。别让痛苦压倒你，以致生活停顿。要强过你的痛苦，为此，你要继续生活，继续工作。对自己的痛苦不要过度关注，努力忽视它，专注于你的巴巴工作。

“一天当中做多少事不要紧。做一点儿就行，但要为他做。还有，记着凡涉及巴巴之处，发生的一切都是好的，是他所希望的。所以，为了他，要快乐起来，不论他把你置于何种境况。”

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从美茹对我面授机宜，已经过去一年了。我还在同疾病斗争，但我不断提醒自己，从巴巴的角度，一切都好。因此我告诉自己，要从他的角度看问题，并且快乐起来。

无限珍宝

有个类似故事，是孟买的一位长期巴巴爱者，赛如斯卡姆巴塔讲的。

我们内在都拥有无限珍宝，却没有安全感。为什么？因为我们觉知不到内里的珍宝。好比是这样。父亲在儿子衣服里放了 10 万卢比。儿子没有觉察，外出旅行。

儿子随身带了几百卢比，路上焦虑起来，不知道钱是否够用。一天，父亲打来电话，询问儿子的情况。儿子跟父亲讲了自己的担心，父亲把他衣服口袋里的 10 万卢比告诉了儿子。儿子得知，焦虑顿消。

同理，巴巴也给了我们这种觉知电话。他试图让我们觉知到内在的财富，而这种觉知电话常常是以我们不怎么欢迎的痛苦形式来到。

白幕上的黑点

随着健康每况愈下，我给保·纳图写信，“我知道对我在发生什么。也知道因何发生。我写这封信，不是为了寻求答案，因为这些年，巴巴已把答案给了我。你可否从巴巴给你的巨大智慧宝库里，送几粒珍珠给我，让我振作精神。”

保给我写来如下文字，“一位大师决定测试弟子。他拿来一大块白幕，在中央画了一个黑点。随后要每个弟子都站起来，说说看到了什么。弟子一个接一个起立，说‘一个黑点’。

“当最后一名弟子给出同样的答案时，大师面露失望，说，‘你们都跟我度过了这些年，却什么都没学到。你们都注意到这个小黑点，这么大块白幕却无人发现。’

保·纳图还说，“痛苦就象一个小黑点。不要予以重视。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大白幕上，它每时每刻都以充满巴巴爱的‘在’的形式，呈现于我们的生活。”

和宝吉捉迷藏

长期和满德里一起工作，让人疲惫。除了采取心理休假，尽量暂时忘记工作，只是专注于伴随满德里的体验，我还琢磨出一些别的脱身术。

有时候，投入一项不同的工作，换一种工作，也帮助我恢复热情，复原精神。但这并不总是可能。有时候，我真的需要歇歇，与其说从工作中，不如说从满德里那里。

这方面的一个有幽默色彩的事例，是我跟宝吉的工作。所有满德里当中，宝吉是最残酷无情的工作者。他能让最强壮的工作人员累趴下，尽管他年事已高，健康不佳，但我们跟不上他的步调。宝吉又碰巧是我工作中打交道最多的满德里。我把有关化工厂的每个进展告诉他，他会指示我应采取的步骤。

在与化工厂作战中间，还爆发了另外两起危机。一起涉及美拉巴德的工人，他们受某个政党鼓动，加入了一个工会。另一起涉及一个农夫的土地纠纷。由于我从化工厂工作中得到的同政府官员和律师打交道的经验，宝吉要我参与这两个事件。

当时我住在信托大院，住在费拉姆·沃金伯克斯瓦拉（美赫巴巴的一位满德里）曾住过的房间。平时，宝吉吃过早饭，上午9点到办公室。因此有天上午8点半有人敲门，我打开门，看到宝吉站在门外，不无惊讶。他想讨论工人和土地问题，要我马上过去。通常这是我在房间吃早饭的时间，但因为宝吉叫得紧急，我免去早餐，跟他去了。

我们极其详细地讨论了这两个问题，宝吉让我记下许多要点以免忘记。第二天上午8点半，又有人敲门，我听见宝吉说，“鲁斯特姆，来我办公室。我有重要事情和你商量。”

我又没吃早餐，直奔宝吉的办公室。结果我们的讨论与头天上午的没什么区别，宝吉让我记下的要点，和头一天的完全一样。

这成了我们的每日例行。在不换样地记录，不换样地讨论三周后，我感到心理疲劳，于是第二天抗议，“宝吉，您每天让我记录同样

的要点。”

宝吉回答，“不对，它们是不同的。”我于是把前面做过的记录统统拿来，挨个念。它们像一个模子出来的。

宝吉说，“可我正打算给不同的要点，你打断了我。”接着开始授新要点，和前面的没啥两样，只是用词略微不同。于是程序照旧。

不同的是，现在宝吉会让我先把前一天的要点念一遍，然后他再把所有要点整个重授一遍，只是用词稍微有别。

我发现这种练习是种折磨，不得不一遍遍听同样的东西，让我心力耗竭。我决计唯一的方法是回避宝吉。碰巧，我的房间有两个门，一前一后。宝吉总到我的前门。于是第二天上午8点20分左右，我从后门悄悄溜出，去卫生间。8点40，我确定宝吉会在他办公室，又蹑手蹑脚从后门溜回房间。

我在床上躺一会儿，享受着和平宁静。9点，当其他工作人员和宝吉在一起，他的注意力在别的信托工作上面时，我到他办公室，打完招呼就迅速离开，不等他再次对我授述要点。

有两天我妙计成功。第三天，宝吉说，“鲁斯特姆，我早上8点半路过你房间，敲门没人应。你去哪儿了？”

我说，“宝吉，那个时间我一般上厕所。”

“可你的门从里锁着。”宝吉指出。

“那是因为我用的是后门。”我解释。

宝吉没说什么，第二天我继续使用新程序。然而8点40分左右，我正要离开卫生间，忽听见宝吉的声音，“鲁斯特姆，来我办公室，我有重要事情商量。”

卫生间位于宝吉办公室的一侧。从侧窗望去，就能看见，显然宝吉就是这么做的。他在办公室朝窗外望，等着捉我。

我无计可施，只好去宝吉办公室，再次记下同样的要点，听同样的讨论。又忍了一个星期，我决定得做点什么，不然就会疯掉。

第二天上午8点20分，我从前门离开房间，穿过院子，在我们用

做餐厅的屋子里坐到 8 点 40。再经院子走回，从前门回到房间。

这管用了两三天。第三天，宝吉又质问我，“鲁斯特姆，我 8 点 40 再没见你从厕所里出来了。”

我说我在餐厅用早餐。宝吉说，“你总是改变上午的常规。”“我其实也没个固定程序，”我回答。

次日，我正要离开餐厅，吃惊地，甚至有点震惊地，听到宝吉熟悉的召唤，“鲁斯特姆，来我办公室。”

宝吉站在朝圣者登记办公室旁，能看见我的前门，看见通向卫生间的后门，还能看见餐厅。我无路可逃。

我只好束手就擒，顺从于永无休止的操练——记一样的要点，听一样的讨论。每天上午 8 点半，我会陪宝吉到他办公室，接受考验。不过，有趣是，我发现臣服和接受自己的命运一两周后，宝吉不再叫我了。

一天，跟埃瑞奇喝茶，我把整个事情讲给他听，因为我觉得埃瑞奇会喜欢。埃瑞奇大笑，说，“在巴巴身边也是这个样子。巴巴会一遍遍问你同样的问题，你会感到厌倦。”

后来我得知，巴巴有时也问宝吉同样的问题，不是一两次，而是一晚上三四十次，还会重复进行好多星期。我常纳闷满德里是怎么经历过来的。他们内在多么强大啊。

成与败

回想这些事情，我意识到，满德里在小规模地帮助我体验他们跟随巴巴所经历的。当时我太专注于完成手头工作，无法欣赏其意义所在。

反思过去，我开始明白，问题的一部分是我对“手头工作”的概念与满德里的不同。我虽说完全清楚，自我消除和与神合一是我们的终极任务，但我认为那是个长期任务，起码几世才能达到，所以实际并没把它当作目标去追求。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芝麻小事上，比如打赢化工厂战役。

另一方面，满德里虽从事信托工作，还得履行世俗事务，却从未忽

略“手头工作”永远是为着取悦巴巴这个事实。随着时间流逝，我多少洞悉到，他们同我的交往，当时虽令人困惑沮丧和疯狂，实际上只是在训练我，要时时刻刻多想着取悦巴巴，少想我的具体“工作”而陷入进去。

就这样，我发现（遗憾的是在事情过了很久之后），他们一再坚持某个似乎无意义的拆台事，弄得我发狂，而一旦我最后内心臣服接受，他们常常二话不说，随之取消种种反对，让我继续做我误认为重要的“工作”。

帮助我理解世间工作与内在生活区别的另一个故事，是苏希拉对我讲的。苏希拉是长期居民，还有幸跟巴巴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

有一次她对我说，“当时我在攻读草医学。已完成三年大学学业，还有最后一年。我成绩优异，对通过最后学年的考试胜券在握。随着考试时间临近，我加倍用功。巴巴不断问询我是不是在学习。我会告诉巴巴，‘是的，巴巴，我还持您的名，一定能通过。’

“赴考当日，巴巴叫过我，说‘你会考试失败，不过别担心，我的爱会与你同在。’被巴巴说中了。考得倒很顺利，但是我失败了。

“我决心完成学业，于是着手准备参加复考。这次巴巴也问了我的学习和考试情况，赴考当天，巴巴叫过我，又说了同样的话。‘你还会失败，不过别担心，因为你有我的爱，那才是重要的。’我再度失败，尽管考场发挥极好。

“我的第三次备考才叫艰苦。考试当天巴巴又告诉我，我会失败，但他的爱会与我同在。我有一次失败了，难过地去见巴巴，说，‘您干吗让我失败？我以前考试从没失败过，这都是因为您。’”

巴巴回答，‘你若是通过，就会成为名医，也会疏远我和我的爱——这才是一个人可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你想要什么？’

“我告诉巴巴，‘您的爱，巴巴。’”

消灭自我

当然，作为居民“为巴巴工作”的困难，是选择从来不清楚明确。不过，随着时间流逝，我发现我开始间或得到满德里的明确暗示——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这帮助我可怜的头脑放松自身逻辑的恼人掌控。比如，观察宝吉的行为让人着迷。他不仅工作负担巨大，处理方式也令人叹服。人们带着问题，一个接一个涌入他办公室。宝吉会批评一个人，转眼又对另一个慈爱有加。同他一起工作多年后，我开始意识到宝吉的反应乃是根据具体灵魂的灵性需要。如果某个居民因工作成功而自我膨胀，其工作就会受到批评。

所有的满德里，包括埃瑞奇，皆遵循同样的模式。这种时候，满德里似乎严厉苛刻，或者给你在做的工作制造障碍，但灵性训练只是关乎削弱你的自我。如果某个居民沮丧低沉，满德里就会给予许多的爱，而不介意他的行为。

时不时地，在美拉巴德生活的某个居民，会性格顽强得几乎每个居民都对他有意见，希望把他调走，不要妨碍大家。我们这些在宝吉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不管这个人多么不好，宝吉都拒绝让他走。

一次，有个居民总是制造麻烦。怨声四起，最终抱怨到了美拉扎德满德里那里。美拉扎德满德里打电话向宝吉询问情况，宝吉作了解释。听到让那个居民离开的建议，宝吉平静地回答，“让他走不会解决问题。只有自我走掉，问题的根源才会解决。”

打完电话，宝吉转向我们，说，“你只有扔掉自我，巴巴才会在你内里显现，你才会有真正的平衡。那时什么都干扰不了你。而你现在轻易就被毁誉和别人的行为影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一切都在你内里——淫欲，贪婪，愤怒和嫉妒。这一切都是因为自我，它把你与他人分开，在你心中制造喜恶分别。有人取悦你的自我，你就喜欢他，伤了你的自我，你就憎恶他。那什么才是你的问题根源？它在你的外部吗？”

“有人做了什么事，但你因何以愤怒回应？是因为自我。所以要

努力去掉自我。调走一个居民，起不了作用。巴巴总是把这样的一个人留在身边，他不断地给满德里制造麻烦。巴巴会鼓励他制造更多的问题。先有易斯玛尔和伊萨克等男孩，后有克里希那吉和很多别的人。

“巴巴为什么这么做？为了消灭自我。巴巴给这种人皇族般的待遇，给他们好吃好穿，满德里还得侍奉他们。对此满德里并无怨言。因此，你不论做什么工作，或身处何种境遇，都要全心全意为他做。你为他做，就没有抱怨的余地，这是消灭自我的唯一途径。”

佯装生气

有一次，在宝吉（宝·喀邱瑞的昵称）身边工作的克瑞戈（Craig，在美拉巴德工作 30 多年的美国人）来跟他谈与信托有关的几个问题。克瑞戈解释了问题的性质之后，宝吉显得很生气，开始斥责或许可以说敲打他。

宝吉生气地对克瑞戈说，“你总是给信托和我制造麻烦。我已经处理了这些问题，现在问题又冒出来了。我知道你到处跟人讲，鼓动他们来找我。我知道你在这一切后面。”

克瑞戈温顺地抗议道，“宝吉您知道不是这样的。我只是试图帮忙，提醒您注意这个问题。”

这让宝吉更生气了，他说，“是的，我不知道发生的一切。我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所以我需要你提醒我注意信托的问题。现在你在教导我怎样做我的工作。”

克瑞戈再次抗议，宝吉对他敲打得更厉害了。最后克瑞戈道歉并走开。

我经历过宝吉对我多次发火，这一次他确实火爆。克瑞戈一走，宝吉就大笑起来，问我们，“我显得很生气吗？”

我不敢相信宝吉是假装的。宝吉说，“克瑞戈是个很好的工作者，但不要告诉他这个。敲打是他的灵性训练，你们看，他仍然继续工作。不因此逃跑。”

这时我直接问宝吉，“请告诉我宝吉，过去您敲打我们时，有多少次您只是假装的？”

宝吉笑道，“满德里中 100% 的时间都能够做到假装生气的是埃瑞奇。埃瑞奇从来不发怒——从不。他只是假装。”

我又问宝吉，“您假装生气的百分比是什么？”

宝吉又笑道，“可能 80% 的时间是假装，但有 20% 的时间我仍然生气。”

不应让怒气触及你的心

一次朝圣者的客车离开美拉扎德后，埃瑞奇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埃瑞奇像往常那样坐在那里，只穿着半截长的睡衣。他转向迪瓦娜（Divana，埃瑞奇晚年的美国秘书），问她做完那天早些时候给她分配的工作没有。迪瓦娜忘了做。埃瑞奇变得很生气，开始责备她。

对于埃瑞奇，你从来拿不准他是真生气还是假装。因此在埃瑞奇批评迪瓦娜时，我利用这个机会观察他的腹部肌肉。因为他敞着胸，那些肌肉明显可见。我在瑜伽课上学到，当一个人生气时，他的腹部肌肉立刻紧缩起来。由于埃瑞奇仍旧很放松，我知道他肯定是假装的。

迪瓦娜离开去做其它工作，我对埃瑞奇说，我存在着发怒这个问题。即使在美拉巴德生活并尽了最大努力控制脾气之后，我发现自己仍旧一次次地发怒。有没有什么方法或技巧能够帮助我防止发火？

“那有什么？”埃瑞奇说，“我们都会生气，因为我们是人，有感情。巴巴不想要石头围在他身边。他想要那些表达感情的人类。只要你真诚努力，巴巴就会帮助你。你若是失去自控，发了火，也没关系；别总想它。”

“是的，我们互相发脾气时，巴巴会让我们做一件事。他会干预并叫我们相互拥抱，把整个事情忘掉。拥抱并忘掉，不要在把这种感情装在心里，否则它会毒害你的心灵。人们倾向于多日抱着这种情感不放，以至于他们再次见到那个人时，怒气又回来了。这不好。表达了你的怒气之后，就应该让它离开。就是我也会生气。就在刚才你还看见我对迪

瓦娜发火。那有什么？”

我说，“埃瑞奇，您没有生迪瓦娜的气，您只是在假装。”埃瑞奇严肃地看着我，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向他解释了一个人生气时腹部肌肉会紧缩，我是怎样观察他，发现他很放松等。

埃瑞奇笑道，“是这样的，我没有生气，但不要告诉迪瓦娜。”他又说，“是的，那是一个人应该做的。不要生气，但可以利用发怒去把工作做好。”

埃瑞奇接着告诉我，有一次巴巴叫邓肯假装生气，去斥责某人。邓肯对生气模拟得极好，以至于在斥责的过程中，他真的发了脾气，对那个人很生气。巴巴不喜欢那样。巴巴批评邓肯说，“决不要让怒气触及你的心。”

埃瑞奇的这个故事让我想起另一个故事。有一位圣人让弟子像湿婆神一样，只把怒气之毒汁保持在喉咙里，不要让它触及心灵。“让罗摩主时刻居住在你的心中。如果你这么做，那么毒汁（Vish）就会停留在你的喉咙里，而罗摩在你的心里，那样你就会享受自由放松（Visharam）。”

只依赖巴巴

我为信托做的工作，大部分要在信托办公室进行。我还在信托大院住了相当长时间。这都让我和克莱格·拉夫有了密切接触。我们成为好友，经常就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相互切磋，相互帮助。

随着时间流逝，我注意到宝吉不喜欢我们俩是朋友这个事实。经常对此开玩笑说讽刺话。作为灵性训练的一部分，我已习惯了宝吉的敲打，对他的话只是哈哈一笑。但有一次，我想到直接问问他，看看他对这个问题怎么说。于是，下次他对我和克莱格的朋友关系发表评论时，我问他，“我们俩做朋友，在信托工作中互相帮助，有什么不对吗？”

宝吉大笑，说，“我只是在开玩笑。”

我坚持，“可是宝吉，我注意到您不喜欢这个。”

“不是那样的，”宝吉回答。“试着独立做工作。不依赖朋友，要依赖巴巴。他会派合适的人来帮助你。但别和这个人纠缠在一起。

“在巴巴身边就象这样。如果两位满德里交好，他则不会喜欢。他会在两人之间制造裂痕，破坏这种友谊。当他在那儿时，你的全部注意力只应在他身上。有问题不转向朋友，而是转向他。只依赖他。你这么 做，他会照看的。你对他的依赖要与日俱增。连最小的需要都依赖他，那时他就成为你最好的朋友。”

平衡业相

有一次，只有我和宝吉在信托办公室忙活着。宝吉停下工作，问，“你知道业相平衡是什么意思吗？”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着实把我问愣了。不仅仅是因为它像个晴天霹雳——我们并没在谈论这个问题，还因为宝吉在工作时很少谈论灵性话题。他总是高度专注于手头工作。

不过，我还是试图说了点什么，比如“当好业相与坏业相对等时，业相得到平衡，一个人获得解脱。”

这个回答显然不令宝吉满意，他又问，“你说业相对等时达到平衡，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说什么，无言以对。

宝吉继续，“如果一个人因善行，拥有过多的好业相，那么在解脱之时，为了平衡其业相，至师会让这个人行恶，制造坏业相，以平衡好业相。

“巴巴已平衡了他全体满德里的业相。他们凭借巴巴的承诺，注定在两三生之内成道。由于巴巴已平衡了他们的业相，所以他们不论做什么，都不会制造新业相。他们的行为受巴巴指导，因此将获得终极平衡。

“也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个满德里似乎在做好事或负面行为。人们会纳闷，怎么一个终生伴随巴巴的满德里，会做这种事情。这是因

为他前世有过多的好业相，只有通过负面行为才能平衡。但是，这种平衡只能由至师来做，他把负面行为用于他的工作。一个人不能自己去尝试。”

宝吉继续，“犹大的例子就是这种情况。犹大不仅是基督的满德里弟子，还是内圈12门徒之一。基督必须平衡他的业相，所以说他让犹大行使背叛行为。这对基督的工作有必要，以便他被钉上十字架。因此，基督利用犹大做他的工作。事情就是这样。所以，切莫判断巴巴任何一位满德里的行为。”

这让我想起另一次，还有一位满德里提到巴巴对犹大的评价，“我的这个可怜孩子已背了两千年的罪名。他是最爱我的。”

三类生活

在为美拉巴德员工厨房后的“灵性训练大厅”剪彩时，宝吉对在场的全体居民说，“灵性生活完全不同于正常生活或‘理想’生活。你看到有人善良慷慨，做很多好事，就认为那是灵性。实际上，灵性大师的作为似乎完全相反。经历意识层面的玛司特，常常被发现住在污秽之地。所以在世人眼里显得好的，不一定总是灵性的。一个灵性人物的行为，在世人眼里，可能经常显得可厌残忍。

“有三类人和三类生活。我们来看看每个类型对特定情形的具体反应。

正常人——这样一个人做了错事，你照常责备批评他，他的即刻反应是为自己辩护。他会否认自己的错误，拒绝接受自己不对。这是过正常生活的正常人的情况。

“理想”人——这样一个人做了错事，你责备批评他，他会接受自己的错误并且道歉。他甚至会加倍努力，避免重犯。但如果他没做错什么，你却责备他，他会本能反应，为自己辩护。如果你继续责备他，他可能还会气恼，因为他尚未摆脱自我。这样的人是过着理想生活的理想人。

灵性人——如果这样一个人没做错什么，你却去指责或批评他，他不会予以反应，也不会为自己辩解，因为他已摆脱自我。他反而会道歉，接受批评。即使你羞辱这样一个人，他的平静也不会受扰，因为他没有自我，不会感到羞辱。这样的人是在过灵性生活。

自由与奴役

埃瑞奇有一种品质，似乎使他有别于其他满德里——他板着脸告诉你什么，你就会当真。他若愿意，则能够愚弄任何人。喝茶时，大家聚在他身边，埃瑞奇常板起面孔骗每个人，逗大伙儿开心大笑。埃瑞奇对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我在内，都开过这种玩笑，即便我们见过他这么骗别人，但轮到自己时，还是会上当。

一次，克雷格成了他的目标。自然，克雷格对埃瑞奇的话信以为真，埃瑞奇表演了大约 10 分钟。最后埃瑞奇笑了，告诉克雷格，他只是在开玩笑。克雷格也笑了，问，“告诉我，埃瑞奇，您说过真话吗？您太擅长此道了，我想您和巴巴肯定也总是做这种游戏。告诉我，巴巴说过实话吗？”

埃瑞奇停顿片刻，接着给出深刻回答。“如果你把成道视为唯一的真理，那么其它一切都是虚假的。全都是幻相。你在幻相领域所说所做的一切，皆虚妄不实，除了持他的名或忆念他之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巴巴不得不使用虚妄的幻相语言，来同我们交流。倘若他使用他的绝对真理语言，我们会难以领悟。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将我们束缚于虚妄和幻相。善行束缚，恶行也一样。乌帕斯尼·玛哈拉吉曾说，‘连你的呼吸都是错误。’幻相世界就是这样。我们的每一种努力都束缚我们，除了努力成为他的。

“当我们彻底臣服他，百分之百服从他时，就不再受行动束缚。服从至师时，行动的责任便落在他身上。你便不再制造束缚性的业相。

“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埃瑞奇最后说。“我们行使了个人自由，成为他的奴隶。你成为他的奴隶，有一天就会体验真正自由。”

蹈火

一次，在信托办公室同埃瑞奇喝茶，一名朝圣者问埃瑞奇，“既然巴巴无处不在，一个人在世间生活并服务巴巴，与在美拉巴德生活和服务巴巴，会有什么区别？”

埃瑞奇回答。“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

朝圣者一惊，问，“为何会这样？巴巴无处不在，我们在哪儿都能服务他。为何在美拉巴德服务巴巴就有特殊价值？”

埃瑞奇停顿不语。我注意到他常这么做，不是因为他在思考答案，而是想让他回答更富戏剧性力量。他问那名朝圣者，“你见过篝火吧，人们夜里点燃，围在火旁。他们或坐或站，与火保持一段距离，感受其温暖，唱歌，做游戏，度过快乐时光。你有参加过吗？”朝圣者说，“参加过。”埃瑞奇继续，“可你若朝着火越来越走近，会发生什么。在一定的距离，你也许还能忍受热度，但若再靠近，就会热得无法忍受。你决定走进火里时会发生什么？你只会体验到痛苦。在美拉巴德工作就如同以身蹈火。”

邀请他的恩典

埃瑞奇在最后的日子里，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甚至走很短一段路都需要巨大的意志力。他由人搀扶着走一小会儿，就会筋疲力尽，需要休息。显然他疼痛得厉害，但从不表露。偶尔我无意间会听见他用古吉拉特语自语，“巴巴，这一切何时结束。”

一次，他看上去虚弱疲累，一位居民开玩笑问他感觉怎样。埃瑞奇回答，“我看上去怎样？”这位居民说，“我不知道，才问您。”埃瑞奇说，“我感觉棒极了——真的很棒。”

“您要是真感觉棒极了，”该居民回答，“那我们沿美拉扎德路跑跑。”

埃瑞奇笑了。“我感觉棒极了，”他说，“但我的身体不感到棒极了。”

“您身体疼痛，怎会感觉棒极了？”这个居民问。

“要学会不与身体认同，”埃瑞奇直言答道。“你不是身体。你与神圣实在一体。若能记着这一点，痛苦就会止息。”

另一名居民接着问埃瑞奇，“巴巴说人应该因痛苦感谢神。疼痛时有可能心怀感激吗？”

埃瑞奇只是说，“靠他的恩典，我能做到。”

这位居民说，“我不是说您，或别的满德里。其他人能不能做到？”

埃瑞奇停顿片刻，好像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后说，“很难。不过正如我经常说的，‘靠他的恩典，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所以，要通过不断忆念，邀请他的恩典。开始时你需要付出努力。但有朝一日，造物界的万事万物都会提醒你想念他。不只是善的美的，连恶的丑的也会让你想起他。他的恩典就会降临，他便接管一切。”

想象实在

一次在满德里大厅，一名朝圣者分享她忆念巴巴的经验。说她有时闭上眼睛，想象她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美赫巴巴的身体。埃瑞奇评论，“这样做很好。任何形式的忆念都好。坚持下去。”

听此，另一名朝圣者表示不同意：“可是埃瑞奇，把自己想象成美赫巴巴，不是自己骗自己吗？”

埃瑞奇说，“不然。实际上，你若认为你是这个叫杰夫或吉尔的身体，才是在欺骗自己。事实上你是神。所以最好还是去想象实在，因为有朝一日，这会帮助你证悟你就是实在，也就是神；你认为真实的东西——这个身体和世界——其实是你的想象。”埃瑞奇又警告说，“当然，若是有人假装美赫巴巴，试图收集徒弟，则是不当而有害的，因为他得承担跟随者的业相。”

刽子手

这是曼萨丽·德赛经常给我们讲的故事。一次，巴巴会见爱者，情绪甚佳。他问大家，“你们知道有谁比我更慈悲？我是最慈悲者。”无人回答。巴巴一连重复了几次，一位来自卡拉奇的胆大爱者站了起来，对巴巴说，“我知道有谁比您更慈悲。”巴巴问，“真的吗？那是谁？”

这人回答，“刽子手。刽子手比您还要慈悲。刽子手杀人只用一刀完事儿，而您，巴巴，先拔光一个人的头发，再剥他的皮，割他的肉，然后才慢慢杀死他。刽子手当然比您慈悲，巴巴。”巴巴笑而不语。

剑师

居民与美赫巴巴的满德里的交往，在智力层面上也许会被外人理解为疯狂。不过我希望下面的故事会让读者悟到更深层的含义。故事是克雷格对我讲的。

一个生在偏远村落的日本少年，立志做剑士。他听说有座寺院住着一位剑师，只收有大勇的徒弟。寺院坐落在丛林深处，路途艰险。前往寻师学艺的人当中，大多数中途放弃，半道折回。而成功加入寺院者，也发现训练难以通过，半途而废。少年决心拜这位大师学剑术。他穿丛林过险境，历尽考验磨难，到达寺院。初见大师就让他好生困惑。大师倒是收了他，但立马派给他活干——把全寺院清扫擦洗一遍。

几个月过去了，少年还是日日清扫擦洗整个寺院，他盼望不久的一天，大师会开始训练他。半年过去了，少年终于决定找大师问问清楚。大师见少年走来，问道，“你想要什么，孩子？”少年说，“师父，我来这儿都半年了，天天扫地拖地。一点剑术指教都没得到。”大师很生气，批评起少年，说他多么没用。“连扫地拖地你都做不好。”大师吼道，“连这种小事都干不好，你还指望能精通剑术？”并且告诉少年，他要是这么无用，还不如走人。不过，少年又拿起了拖把，尽管他困惑更大。让大师不悦，这个念头也使他愈发难受。为取悦大师，他扫地拖

地格外用心起来。

一天，他正拖地，大师走来，经过时以手杖挥击少年后背，随后走开。第二天大师又如法炮制。一连几日莫不如此。少年不懂大师干吗打他。于是一日找到大师，问道，“师父，是不是我让您不高兴了？”大师说，“没有，我的孩子，何故问此？”少年说，“您天天打我。您不对我生气，那又是为何？”大师笑道，“这是训练的一部分。从现在起你要试着躲避我的击打。”

少年给弄糊涂了，但依然遵循大师的指示。第二天他用心扫地拖地时，注意力集中于大师随时袭来的击打。果然，这天大师经由头天通过的大厅进来，少年成功地避开击打。第二天大师又来，不止一次，而是数次，尤其在少年最不提防之际。少年虽设法躲过几次击打，但多数时间都是挨揍，因为大师总是变换策略，乘其不备。

这用了几个月，最终少年对大师可能的举动和策略变得高度警觉，躲过了所有的袭击。少年喜爱大师的游戏，因为大师似乎喜欢，再说也是日常工作的一种调剂。不过少年还是不懂这么打下去怎么能让他成为剑士。

少年掌握了躲避大师击打的本领之后不久，一天大师把他叫来，指示，“从今天起，对我的击打，你不用再躲避。试着用你的拖把抵挡。还有，你拖地做得好些了，但仍需改进。”少年无法理解大师的用意，但继续遵循他的指示。

结果，挡比躲要困难得多。几天下来，少年挨了不少痛揍。他依旧专心把地拖好，同时戒备大师的袭击。经过艰苦努力，少年终于开始用拖把自卫了。游戏持续了好多年，终于有一天，少年掌握了用拖把自卫之术，能挡住大师的每一次杖击。大师可随意改变策略，但少年的专注度变得异常敏锐，闭上眼都能感觉到大师的袭击来临，旋即转身抵挡。

大师知道少年已掌握了这门技艺，一天把他叫来，说，“你的训练时日现在基本结束了，快到你离开我的时候了。”少年愣了，这么多年他可是连剑碰都没碰过。于是抱怨道，“师父，我是来学剑的，这些

年一点这方面的指教都没得到，剑都没摸过。”大师慈悲地看着少年，说，“我的孩子，你已经是一名大剑士了。可你不相信我，那么接着。”说着，大师伸手拿起身边的一把剑，扔向少年。少年抓住，在手里试了试。大师随即拔出自己的剑，挥向少年。少年想都没想，举剑相迎。大师再攻，但每一招皆被少年轻巧应对。他用从拖把自卫学到的本领，躲避和抵挡大师的袭击。师徒之间的剑舞持续了一段时间。最后，少年对自己的技艺惊讶不已。这才明白这些年扫地拖地，以及大师和他的不间断击打游戏，已使他成为一名大剑士。